

太陽



劉白羽著

當今文藝叢書

當今出版社

當今文藝叢書

1

太陽

短篇小說集

劉白羽著

當今出版社

一九四三年六月出版

太陽

(短篇小說)

著作人：劉

白

羽

編輯人：徐

昌

霖

發行人：唐

秉

霖

出版者：

當今出版社

發行所：建

國書

店

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

定價國幣十五元

外埠酌加運費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目次

- (一) 太陽 一
- (二) 子彈 二六
- (三) 陸康的歌聲 六一
- (四) 破壞 八〇
- (五) 一個相一軍 一一〇

太陽

工作一開始了，大家都感覺到非常忙碌，在那深夜的煤油燈黃光裏，不停的咳嗽着，都消瘦了些，却還興奮。在這時，發行部的同志提出了一個煩雜的新問題來：是關於輸送報紙的問題……由兩架西開的鉛印機組成的印刷部，經過九牛二虎之力，而今在這臺部機器上算是一個最堅韌的輪帶一樣，迅速的活動着了。而我們是在深山溝裏，爲了安全，是不厭其深，愈深愈荒僻就愈好。可是，心裏往外發透就煩了。這新問題提出，便馬上聚集來討論。是的，我們將像克服一切困難一樣，克服它。每人眼裏都閃爍着那有自信力的灼熱的光芒。當時，決定：在這鬆個山溝溝城裏，暫時刻出兩條路線，與各區域相接，慢慢半年一個月後再組成一種交通

網。至於輸送的办法，就如那個原提議的同志所說：

「這二十世紀現代的產品。我們却不得不借重於最原始的方法。」

那是什麼法子呢？就是用驢犍子馱，快子担。搬運之後的經驗證明，最輕快，妥當，迅速，還是人的肩膀裏……

開過會後，我記得天似將曙，深山里，雖不免寒冽，空氣却十分新鮮。編輯部一個同志欣悅的說：

「看罷……！我們是做着神聖的工作，不久，霜露，那將如同太陽一樣，普照在大地上……！」

果然，兩個月之後，在我們籌備出的報紙重量之下，組成了大批的輸送隊。那些淳樸的農民的肩膀上，像穀物，鹹鹽一樣，堆了成捆的報紙，分發到各處去了。大地，村莊，市鎮，聚在貧難下的又解放在敵後根據地的人們，真的愛護它，渴得它，盼望它。這樣，那些送報員，也被嚴峻地培養，歡送着。每經過一次，便

施給了恩惠似的，看到接受者的笑臉的臉，笑臉的眼，……可是，這中間有一次任務，它最重要而又最時常發生阻礙，就是通過封鎖線到敵佔領了的土地上去。也許是它包含着那炸藥一般的危險性的緣故罷！兩個月之內換了五個人。第五個人，現在用那執拗的小牛一樣的口吻說：

「我不去了。」

「同志，再去一爐罷！再辛苦一爐罷，我們就有辦法。」

「不，我不去了。」

可是……一隻隻的飢餓的手，餓餓的眼，乞求的手，乞求的眼，伸在封鎖線那面邊沿上。從那黃弱的眼光裏，彷彿說：我們得到一點點祖國的好消息，是比吃飯還重要呵……

從深夜煤油燈黃光下，我們焦灼起來，是的，我們那時簡直連覺也睡不好，夢裏也在籌畫着這次任務。我們知道最黑暗的地方，是最迫切需要太陽光的熱烈的地

方。

這天，又是近黃昏的時間，發行部的院裏，台階上，肩挨肩的坐著，立著，好多人。他們雖都疲倦了，却是那樣含着愉快的沉默著。——有的到房主人灶火上點燃了長長的火繩，捧着烟袋，低頭吸烟。烟，一團團浮起來，和天井裏那蒼茫的暮色組成網，……他們每人身邊都放一根扁担和繩索，還有擱在肩胛骨上的棉絮子。……他們就是那些險送隊的人回來了。一會，我們的門拉開了，一個小勤務伸進頭來說：

「有一個老頭來，說是找工作的！」

大家都驚訝了一下，從桌上，把眼睛抬起來等伺著。

一個農民進來了，——彷彿一種強烈的光炫耀了他的視覺，他左右瞻顧，不知怎樣辦好。我們看他那徬徨神氣，便先來問他：

「老鄉！……你來要做工作嗎？」

這事太意外了。可以說是一種意外收穫。往常請人來，總是經過多少動員，分頭說服，才會漸漸有些效果。——然而他却同一只撲燈蛾似的自己朝着光飛來。他是那樣一個人——五短身材，滿鬚氣，方臉道紅着，鼻翅寬寬的表示着他十分樸實，眼大而並不鋒芒四露。總如同一隻按照着路向前走，不疲倦也不歇息的路駝一樣。但他是那樣執拗，誰也看得出來。——我們根據醫藥常識，說人們大概可以分成兩種。在這山村裏的農民們，大抵也有着顯然的區別：一種是結核質的，眼睛亮，頸子長，個子高高的。他們大半喜歡把旁人聽厭了的話重覆來講，一點小事就當做祕談奇聞，吝嗇，心眼多。而目前這個人却屬於後一種中風質的：面紅，個子矮胖，性情執拗，倒十分爽利。偶然會有些糊塗，有時也睡了眼很機警的笑，其實吃了酒就會容易許的。現在，尤其引起大家奇怪，不約而同在腦子裏打個螺旋是「他自已來了」。發行部的同志便觸了電似的觸到梗在他心上的問題，急急問：

「這報你願意？」

「雖然點點頭。」

「我問你，它是抗日工作嗎？」等到同意的答覆後，於是這個農民毫不躊躇的

「可是先告訴你……這件工作不容易呀！」

「不怕。」

「得通過封鎖線呢，你肯嗎？」

「肯，只要是抗日……」

如同打釘子一樣，又緊跟着往下帶了一錘。

「……可不能再兩難，又反悔，……」

那樣可愛而又羞澀的笑起來：「不反悔，只還是抗日。」他一連氣似只是傾注的緊釘了這個問題。旁的什麼危險、顧忌，對他似乎毫不能動搖、影響。這時，我心頭上倒有些滿怨那問話的人釘得這樣緊……從旁人眼裏，也看出，又是同情，又是敬愛的個性的光來。其實，最愉快的還是這項艱難的任務。有人可以，自然大家

「你這一天，此物帶得來，炭火的爐竈上，「笑」跳着紅焰，滿屋都似乎露紅紅焰所照耀，活潑起來。他慢慢的走到火爐邊下去。「肩膊」從懷裏摸著什麼。好幾隻眼都跟着探索。他掏出來却是一塊乾爛模樣的糧食。慢慢往嘴裏送。

「老婦，等一等，有飯吃。」

「不，還沒做工……」他這話深長，又似很抱歉。一直靜穆的眼睛却閃電般亮了一下。一會，也就小小心的又把糧食揣回懷裏去了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樹斗。」

「那裏人？……」

「××縣，第二區，××村人。」

問的人似乎驚訝遲疑，半晌，原來××縣離我們有七十幾里路。我先前還以為他是這附近貧苦農夫。不曉得該可憐，又守飯，趁這全天地裏沒事，也算是一種

額外的辦法。這種人，頂多一到春快，便得藉故不幹，或乾脆連扁担不要，逃之夭天了。可是這一來，——把我整個聰穎的思想考完全推翻，——人家是邁巴巴跑來參加工作的，——這樣我臉上彷彿癢了一下，覺得剛才的忤度，是污辱「好意」。一會，他訴說了他來的經過，但是十分簡單，也十分含糊，而且，口上發現；他不願說的，便是一聲不響。似乎根本聽不懂你的話，他說他是出來一定要找一件抗日工作的，一出來碰上我們輸送隊便跟來了，……就是如此偶然，簡他又是那樣決心。末了，發話的人說：

「明天就開始，我們派人領路去，以後就自己去。——這是去的乾糧錢，回來由那頭領，來，你簽個章。」

他搖着頭，後來，這是瘋的立起，奔到我桌前面來，便抽出一根小棍子輕敲我的手指，「撲撲」在我面前墨盒裏按了一下，按了手印。

以後，又告訴他這是怎樣一件秘密的事情，怎樣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不能給敵人

曉得，偷偷溜過去，要弄到敵人怎樣呢……

他都很費勁，雨又一根根釘子一樣，打上心坎。他卻坐牢記着了。便大踏步，很舒適的哈哈大笑，給個去吃飯了。

屋裏，今夜十分溫暖，十分活躍。彼此會心的舒適一笑，又忙起手邊的事情來

王樹斗那變動的工作着，不生不怠惰，還容易變，又穩當。當然，來年春季時分，他也還在輸送隊上，大家都想關懷他。最初，總有些不放心。探問跟他去的交通員，交通員多半稱讚他……的確，那是多麼重要，及多麼危險。過封鎖線，就如同腦袋伸到槍眼上一樣。搞不好，給敵人捉去，不是點天燈，就是活埋。要不得然眼睛割舌頭。報紙壞失了，敵區的羣衆們心靈上便得陰你多日子的天，感到窒息苦悶。幾王樹斗經手之後這營工作，最滿人意的經常起來。敵區裏的人，都更一

天天切盼着了。……這樣，王樹斗成爲一個熱烈的傳播者。他真是做着「神仙」的工作。如同混沌時代，一片滄茫苦海，他就是把糧食和熱烈送給苦海中災難人民的一隻手。他頭頂上頂着太陽，手十分着太陽的光和熱。慢慢，他成爲那一條路上的「太陽」。他的出現，就和太陽的出現一樣重要，一樣有意義了。

然而，我想，王樹斗自己，該從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這樣一個英雄罷！

你仔細看罷；他一回來，總是那麼老鼠一樣，消聲斂氣的，不大笑，笑一笑，也還是那麼抱歉，那麼慚愧，……

一次，他走進這天井來，——那一班熟悉了的輪邊隊的農民們，都恣意囁笑着，亂嚷着，密鬧鬧的哄雜在一團，像每天早晨葡萄灰色柔軟的黎明躍腳來前，寒林上第一遍鳥噪。——他來了，悄悄把扁担在民角上，繩索齊齊盤匝了幾盤，繫好在搭袱上。那麼很胆怯的，眯眯着兩隻眼，大而散光的眼，低聲囁囁的問：

「吃飯了嗎，老鄉！」

「肚飢罷，你聽，肚子響一樣叫，你剛到還忙。」

他便慵慵的一揣兩手，臉頰似乎紅了半晌，紅自管紅，却納頭不做聲。開飯時，他最後一個從廚房裏走出來，到最遠的地方盪盪去。

不久，却發生了一件嚇人聽聞的事。自然，是關於他的，而也關於那含有爆炸性的爆炸物的，你想：事情是那樣發生的，——真同一根火枚子，點燃了黃色炸藥的信捻一樣。一聽，那太陽便也沒了光彩。其實，那天也就沒有太陽，——只是我們心裏的熱烈力——那天落着慢天慢地的大雪，山谷裏狼嚎鬼叫的馳捲着颶風，風一過，雪薇薇的落。一片白色了，黃昏變得那樣寂寞。就這時，門一拉開，跟了一陣冷風，撲進一個白皚皚的東西，仔細分辨，是個人。滿披了雪，由那灰鼠皮一般黑暗中，兩眼却瞪得圓而大，且紅紅的。似乎也來不及抖去冰和雪，便說：

「出事了。」

大家從他喘吁吁的聲音裏，似乎聽到雷一樣炸裂聲，霜的都站起；聚攏，一看

原來是三班的交通員。前早，押報紙去封鎖線的。

此刻他像北極吃麋肉的人一樣；毡帽上凍結着冰，眉上身上全是雪，眉毛也是白的，……眼睫毛上彷彿頂了細細的珍珠，嘴唇上如同洒了露水，陰燃燒似的紅。眼一歇下又轉爲陰鬱發綠，……順着下身往上冒熱氣，腿和腳變得黑糊糊的。大家讓不他逼近火，一面七手八腳着他措拭，原來昨晚，到了封鎖線上，正遇到一半上給敵人發現，便放槍，一羣馬隊過來，通信員拚命的才跑出來……，從那烏烟漲氣，一地百雪裏，一個同志突然失聲的問：

「那王樹斗呢？」

「他，他……」交通員低垂了頸頸「給抓去了。」

「蘇」的一下，如同滴一滴冰水到我頸頸裏，我立刻感到從脊梁骨上，一陣冷。大家彼此陰鬱的看了幾眼，都沉沒了。我相反的心底上却熱起來，這股熱，像要衝出，而又找不到一縫隙，便緊緊兜了幾轉，最後却默默的撞到了眼圈上來，額頭上

來，我好像需要清涼……趕緊推開窗，外面一片白，白，白。那是死的甯靜的白，這一夜……大家，似乎心上的太陽毀滅了……那兒看一眼，都是怪淒涼陰暗的。在我眼前總搖擺着那樣一個人——紅臉，寬鼻翅，羞澀的微笑着，胆怯的眼光的眼，但從裏面露出一種強烈的牢不可破堅不可拔的芒光。是的。——現在我想起來了，是的，我相信：他原是很活潑很倔強，而現今他心上一定有着某種重荷。他就含着這種重荷死去了，深夜，惡潮怒焰舐搖着牆壁，雪在窗上却像報喪……但總掩不下，在我耳鼓裏，重重的響着鐵錘上的鋼鐵的句話：「只要是抗日……」

第二天上午，我聽到他們派遣人去探聽消息：馬上佈置趕緊隱蔽起在敵區內的關係，怕王樹斗熬不過刑招出來，那就毀滅了。——光明一時不能再出現在他們的頭頂上，而孽海中的苦風更要興波，這一天，整個報館，都在那——雪及冷風裏似的度過了，我飲了兩深盜露酒，把大衣領支起，到三班去尋找那癩了的交通員。他

很詳細告訴我。王樹斗的事情很多。這些事跡便如同在玻璃上熱氣同冰層凝結似的，在我腦筋裏凸現着。我一閉眼睛彷彿看見他——默默的挑了一担報紙網在風雪裏掙扎着，向前行路……

「那天，剛到汽路（註）中心就聽見一聲槍響，我一怔。王樹斗很鎮靜，還同前走……」

旁的交通員都聚攏來，有一個插上嘴說：「他就是這樣。」

「他不聲不響……但近來，他也懂得了這一肩膀所承受的重要，他常常想早一點趕到才放心似的，但也不多講，只是用眼急灼灼看你，叫你也不得不加緊腳步。」

「他從不瞞怨誰，風裏雪裏，住宿吃飯，都不會瞞怨的！」

「我罵過他，他只笑一笑。」

「有一次因為過路出了一點岔，兩天兩夜，滴水不曾沾牙……但願這一次也

尾聲十分消沉，彷彿急空中「刺」的墜下的星辰。這微小的希望便未在人堆裏引出同情的笑眼。因為窗外的天，也只能像一張潮溼的屍佈呢。

人們總愛磨講着：王樹斗，王樹斗，……當我們在黃昏暗下來，不得不停手，彼此由寂寞中顧盼一下，總會想到——那一邊來左右瞻顧不知如何辦好的神情，那小心謹慎的矜持，那胆怯的有着沉重負荷者的眼色——當你揭開了真正人生的面網，你會分析何者會為真的勇士，何者為庸俗的牛皮匠，我不可遏止的拒絕情惡心放在這些似乎懷念的他交通員頭上，以及那些平常的輸送隊的伙子頭上，我感到有過一個真的勇士，而他如太陽，他一旦默默消逝了去，人們便更感懷他的熱和愛，兩天，三天，過去了。時間在虛空裏劃過，彷彿也證明他的萬一健偉是沒有了。尤其當那煩雜的新問題使人棘手的工夫。現在封鎖線的任勞，再沒人願出來的承祖了，羣交通員都面呈難色。一次，我看見發行部的同志舌蔽唇緊的垂折頭悄悄進來，一

面急憤的咕嚕：「哼——要是玉樹斗在……」不過，我們的心還都期望著新的東西出現，如天空上紫色的電光突然一閃，但那只是期待，期待，意外，意外。而誰知道意外——會在真的人生裏構成了具體的現實了呢？那已經是十一天頭上，雪聲天晴，到處響着欣悅的落雪聲響，太陽溫和的撫慰着每人的臉頰，鬚髮，鬚，耳尖，唇角，晶亮的眼珠……他，王樹斗又回到我們的中間來了。真如暴雨季後出現的陽光，一天，活躍了大家的心；讓我記一記，那時，他急急的一拉門走進來，如同犯了彌天大罪，微微露着膏肓，木然立在地中心，儘量把肩膀下塌了，手擺在膝的上頭，我們幾乎同時看出來，在他兩只大眼上突出兩顆搖動的抖動的發亮的淚珠來。

「呵！……你回來了！」好幾條嗓子一齊歡喜着吶喊。

我看出他那臉上，怎樣佈滿烏蛟風霜和泥垢，還有黑黑數條血漬和傷痕，衣服掛了好多破洞，使他如同從灰燼裏扒出的一塊爛柴。他說：「同志！饒我聽！我：

「他竟嗚嗚的哭起來。半伸着兩手，彷彿宰場的上的老牛。從那手指尖上，手背上，更看到一陣陣如覺流似的波顫。——而一刻他仰起頭來，嘴像炸焦了的豬肝，慢慢從眼輪射出一種憤恨倔強的光。一瞬，如撥電雲的陽光，閃着可怖的千萬金絲鐵頸，……嘴張合了兩次，馬上，又一片灰雲從眉際壓下來，他這表情上迅速的變化，如同突然點燃了記憶中之另一盞明燈，彷彿是曾經幾次接近，而一下揭露黎明——我直諳他的本質，我證實他是個倔強的農民，而他的胆怯，是一個詭秘，是一個隱藏。他在幽咽的訴說：「……那些報都沒有，那些報都沒了！……」

從門外人都擠進來。

他開始了他的艱辛經歷的訴說——

那天，他來不及逃跑給敵人捉去了，——敵人審問他，他說：「我不知道，這是在五里的地方旁人僱我拉的。」

敵人毆打他，他一聲都不哼。他要帶齊那個「祕寶」死去。他不說出一點到路那

面送給什麼人，在他智慧的腦膜上，似乎自己把常屢熟的遺跡忘記了。一鞭鞭火灼一般，他縮一樣扭，昏厥過去，冷水喚醒他，——他又得到鞭撻，他連呻吟也沒有，他更不肯流一滴淚！……是的，在人們痛詣最深時際，淚是熱熱的向心上湧流的，……是的，報紙給撕得粉粉碎，那些雜亂的白片，蝴蝶一樣閃爍迷濛的眼前。便「翹」的流星般挂下兩顆淚珠。——從這裏，王樹斗摸懂了一個問題，是為什麼敵區裏同胞會盼太陽一般盼望報紙，而敵人又為什麼會用魔鬼黑手要扯碎這太陽。在那火燄眼前，他臉上閃着黃油，胸脯上佈着冷汗，他縱聲笑了，第一次，他覺到了自己的光輝，死也是十分愉快的。他等燴燒天燈，那也得用自己脂肪油滴照出光和熱。——可是，敵人沒有燴他，牽他走過敵區邊境上的村落，到處烏煙瘴氣，誰看見他進的人報告出來，好尋得線索。一天，走到王樹斗每天去處的××村了。他喘着最後一口氣，心在跳，虛汗順了胸襟淌，臉一刻刻蒼白起來，——可是，那些農民都看見過太陽，看見過他，都愛護太陽，也要護他。今天却用陌生的眼望着他，有

的鼻梁微微緊張一下，迅速扭過頭，……又離開了那裏，他鬆鬆的舒了一口氣，眼也放出柔和的光。一天，在山徑裏走，他逃跑了，背後響了兩槍，——山徑是那樣崎嶇，他只管往深處跑。以後，白天就伏進草莽，夜裏出來急行。現在他回來，等他說完，大家安慰他，告訴他雖說報紙丟掉了，只要他還活着，大家都高興，——他迅速的做了那樣一個動作：他把兩手伸出，一面在鼻頭擦了一下，然後，他展平手掌擦去淚痕，那瓣甜甜蜜蜜的，三角傘芒上的春風一樣笑起來。但我低頭沉吟一下，我想剛才他那樣的憤怒，喜悅，交鋒突現，不是懼怕，真確，而是鬆弛了他那隱秘的傷痕。現在，誰再想他是一個胆怯的農民，誰是個沒見過光亮的人。……

不久，便在我腦海中，這人一生中一段隱秘，豁然揭開了。那是秋天，漲水的季節敵人向山地裏來一個掃蕩。我們報館，便在二十幾大艱苦行軍之後，安置到××縣，××莊裏來。那一帶羣山，算是大行山絕壁了。莊子就隱藏在這些山體的一條深溝裏，前後佈滿雜雜松林。松枝颯颯着掛了天風。這時，我們換了一個伙伙

他那麼恰巧是××縣第二區××村子。這時——王樹斗不知去向，因為突發遷移，他正在外面躲避執紼呢，已是將近一個月沒有消息。一天，有月亮很明朗，我拉這伙伙先喝了二兩白乾酒，然後問他關於王樹斗的事情，用那酒辦得饅糊不清的喉嚨說着。——這才使我清楚了，在我們大地上，是流着怎樣激沸的熱流，而它，又是由多多少少細小的彎曲的激流匯合得更沸騰，更激揚，澎湃泅泅的向前直洩了去……至樹斗立刻以他更逼真清楚的姿態，從那中間出現。我在覺得自己的嘴是裂着，微笑着。——據說：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，……不，先說王樹斗罷！他拋在鄉裏的還有老母和弱弟，這使我很意外，因為誰也沒有這樣想過他，他的心房，曾經有過溫暖的家的包裹……他的臉上却似乎從未泛過那愛的光輝，他只是老樹根一樣，再切近一點說，像個老牛。在這裏九個多月了。是這樣——那年秋天，敵人打××縣，到了××村來。當機關槍遠遠風一樣颯起時節，莊上有組織的「堅壁清野」，搬到後山溝去，而王樹斗，始終都是頑面得如同你玩也破不了的頑石。他不願參

加農會，人家來勸他，說服他，花了半天的時間，末了，他只懂得搖搖頭說：

「你還有話嗎？我要到地田去耕地呢！」

他自己心口肯定着：那些都是騙人的，虛耗時間的。他只一天天把樹根一樣
的腳踵更深插到溫溫的田地裏去。一直到這一次，村副對他說：

「王樹斗，躲一躲罷！鬼子來沒善的，你沒講談，縣裏殺人跟斬麻一樣呢！」

「我不走，我從沒離開過這裏……」他環顧着他那破爛雞巢似的家，他邊笑着

……

一下，敵人騎來到了寨上。他被拉了去燒火，澆水。可是他有的是大地一般豐
富力去幹。終於：一天，兩天……這天他抽空回到寨裏來，立刻，如刀割似的慘烈
觸疼了他每條纖細的神經，遽跳起來，跳起來。他的眼看見日本鬼子怎樣油污糟踏
了他的老婆，他出籠的槍彈一樣掃過去，不久，他絞細了，他挨近一匹皮鞭。
最後，在重重的刀背幾下打擊裏，他昏厥過去，從口邊一絲紅絨樣流着血……

地的兒子是這樣遭了災難的，再沒有陽光，再沒有清風，大地負載着落雷雷電在那裏急呼……敵人撤退了，莊上的人風一樣回來，從新向灰燼裏播種。從此，就沒有誰再管理他。如同流水，他不斷由各處聽到：

「王樹斗一定幹了漢奸，要不，怎會沒有死！」

他低下頭，從此，眼不再發亮了。可是羞愧，悔恨，憎惡，更循環在他老蒼的血輪裏……煎熬，掙掉在莊上所有農夫婦輕蔑的臉色裏。一個深夜，在一棵樹下吊死了。當青鳥羽翼樣的黎明照拂的時候，舌頭紅得像通紅的牛腸拖在胸際，地上，黑黑的一蓬鮮血……真的，人是不大會逢上的，那可以穿石破鐵的痛苦，在王樹斗這裏滋生，彷彿一隻惡魔的鐵爪一刻比一刻扼得緊，抓得牢。最刺痛他的是——同是大地的孩兒們，如今他們不要他了，他不再是他們中間一個，一顆大的污點。從他臉上漲大得比他的頭還大；肢體還大；天還大；地還大，但這中間燃燒着一柱倔強的火焰，他瞪着兩眼，眼上凸起兩根紅絲。他不能再到地裏去，地也不再上

他的，就怕他沾污了他的溫暖和潮溼，他想大叫幾聲，嘔出血，之後：死去……

一天，他從帶着太陽起到夜深，爬着，把胸脯向下，貼伏在地裏，不久，帶着一種洗清那荷實了的心損蝕了的心心情，離開了家。

現在，我覺悟了：我清楚了：人的感情是含有怎樣「巨大的力」的東西。我很同情，我也很透澈，第一次看見他，為何只懂得重複訴說：

「只要是抗日，……」

王樹斗又一次英雄的事跡出現了，經過百折不回他的道路，二十幾天，他兜到線索回到報館裏來，我想：報館對於他，正他如對於敵區水深火鐵中的人們，是有着廓清濛濛宇宙的太陽的意義的，人總會向着光明的方向走成；不獨那路上佈滿着干刺棒和草莽，腥血和骷髏。——用我們的手修築我們的世界，是同「神」的工作一樣的莊嚴宏大的。——我們的報紙，從更深的山溝，從更峻的峯頂，經常發出去，無風似的雪片，每一片都投進土地，溶進土地，也肥沃了豐腴了土地。王樹

斗每次通過封鎖線回來的天臉，都像燒着在敵區裏黑暗的陰翳下閃着的紅紅的笑容。春暖過去，清朗的四月天，在山壑裏，是跟芬芳的樂曲一樣幽美的，山頂的松林，吐着天空的氣息……王樹斗更勤勞了，精神也更煥發，他心上的損蝕斑痕慢慢在消磨補足了。他的紅臉一天天變得靈活，休息的時候，有時也低聲哼着小曲，大家不啻是工作人員，交運員；運輸隊的伙子，以及他經常經過地方上的人們，都喜歡他，沒有從前對他的偶然流露的輕酸和叱罵了。——我們對他只有一件事很抱歉：他太忙，太辛苦，不能給他時間，機會，學習。我想以他的熱情和堅韌貫注到那裏都會開出美滿花朵的，便設法慢慢訓練出新的人，好讓他省出些時間。慢慢這樣的人有了，還不只一個，大家對敵區送報紙興趣很高，都認為是光榮的任務了，你想去，我也要去，但。說來不巧得很，有一次，王樹斗到封鎖線上去，五六天，七八天不見回來，也悶沉沉的沒點消息，大家也怪輕鬆，沒在意，我們相信

「總幾天他一定會回來的。」

不過，天數一多，我又有些煩悶。放心不下的感覺，那到底是含有爆炸性的嘗試阿！旁人都笑我說：

「算了罷，……包你滿意，有一天，你一睜眼，他會笑着就在這裏，你看，就在這裏！……」

他不回來，旁的熟習了的伙子補充上去。報紙一樣送，人們一樣歡喜。……看四五個月過去了，秋風冷瑟瑟的了，除了松樹，滿山披著黃葉，荒草。山麓區那邊××村來了一個老農民，在這裏，你看，就在這裏！……拔下竹根烟袋桿，撥動着嘴唇上的鬚髥，蠶繭般鬆鬆的眼裏，泛出兩顆針尖樣亮晶晶的小珠子，告訴我們：「他死了，他是春天個，給敵人活埋去的，……」

是的，王樹斗就如此結束了。還好，他終於死在土壤裏。因此，偶然出現在我記憶中，他是微笑的，而不是哀哭的。但大家都忙得很，漸漸也就把他忘記了。

註：「汽路」——即當地老百姓指汽車路之簡稱。

四〇——十一，十二。

子彈

鐵貴才二十歲。在自衛隊集中訓練的時候，政治科自他就得了頭等。那天暗的老老少少都爲這件事，可與高彩烈了一陣子呢。因此，在村上無論什麼樣子的會：總會也好，工會也好，晚會也好，總有他講話的份兒。說起來，有頭有尾，該讓它流淚的事，那，他讓你想笑也笑不出來。那天暗是××縣第二區的模範村，在村里，單脫離生產的基幹自衛隊就有二十個，佔年老人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數。一次，村上一個雇工。而今也參加了普通自衛隊的狗娃，感動的張着不大蠕動的嘴唇問他：

「鐵貴哥——你爲什麼還不入隊自衛隊呢？」

「那……當然應該參加。可是，狗娃，你知道……我爹老了，我家就靠我這兩把手，唉！要不是這樣……」

他一面攤開兩隻手，從那梳得整齊齊的「洋頭」一下望着對方。狗娃卻很容易把話題扯到旁處去：

「你這洋頭，嘻嘻……我也留一個。」

忘情的狗娃，用那骯髒的手去搔那禿禿的頭頂了。

一會他們就走開了。誰說過那樣一句話：「就是太陽從西邊出來，我對你們也翻不過身兒來。」現在可不同，就拿擱天論來說，你再不能用什麼話來蹭蹭他們。你口里，口外，要稍帶一點「不平等」的味道，任何一個農民也知道如何來回答你。如同從漫漫的一個黑暗的日子裏過來，他們露了頭伸開了手，直起腰。那些抗日救國的道理，在像戴貴這樣年紀的人里面，都是懂得個透熟的了，懂得了就幹。也得也起勁。也迅速。這天早晨，農會秘書姚全德到家來找戴貴。戴貴家有五十幾畝田。

地，他就剛從西山那塊十七八畝坎子地上老回來。急得說：

「這件公事，緊得很，我看你去一觀！」

戴貴倒十分乾脆。他說：「同志，那些說服、動員，是使給沒開殺的人，我：

……你說吧！」

「好，四箱子彈派一盞差，我們村上去七個。」

戴貴應付四箱子彈，是輕而易舉的事，於是，點點頭，走回家去，把扁担子往扁頭上一放。他老鑿燒清灶火，便吐吐唾嚔：「正是鑿瓜秧的時候囉！……也不開青紅扁曰，……拿起腿來就走。……」他便往地下一蹲講起理來：「這是抗日的工伴呀！譬如你們婦救會動員做鞋，你是做是不做？你說！」

在村政府門口，狗娃喜喜歡歡拐着兩條彎腿，從後面趕來喊：「戴貴，我也去

。

頭一天，由擲天險敵到段村，五十三里。第二天響午，趕過了石道口。戴貴在眾人中間。太陽白茫茫晒着，大地和山嶺彷彿噴着熱氣。突然，遠遠地「轟咚」響了一聲，很緩的，有條尾管震顫着。這一聲落在這堆農民的耳朵里，有的抬頭望望天上有沒有黑雲，「怕是打雷吧！」戴貴也不由的朝響的方向看了看，心里怪納悶。再走不遠，「轟咚」又是一聲，以後就隔不一會響一下。在樹下歇腳的當兒，戴貴一放下担子，就去找那壓差的同志問：

「噲，怎麼響炮呢？」

那個人把步槍往兩膝頭一夾說：「緊急呢！要不就這樣趕着送子彈了。」

「敵人從那面來呢？」

那個人站起來，不耐煩的用手朝遠處一指：「就是那面噢，還用問。」他自己去找水喝了。戴貴也沒喝水，坐在担子上一眼不瞬的望着那面。可是炮聲還是「咚」的不停的響着。再一次起程的時候，一個班長就到大家面前來講話了：「老鄉

們！情況很緊急，敵人已經×××，我們得從前面離懸十里地的七里坡搶過去。大家不要怕，……有危險的時候不要跑，老鄉們！這些子彈，是頂要緊的，一顆子彈要留着打死一個鬼子，……大家把它應該看做自己的命一樣，……」

走上路，誰也不響。只聽見「吃呼，吃呼」喘氣聲和「嗚呀，嗚呀」的扁担的叫聲。

路卻愈走愈窄，還盡是尖尖的石塊磨得人腳疼。兩面山漸漸陡起，也看不見那遼遠灼熱的平野了。到了下午，便爬着七里坡。戴貴在坡脚掏出懷里的乾糧吃了有半斤的一塊。壯壯肚子。山是非常高，路也陡，除了放腳下去的山徑，都是豐茂的草和野蒿。路是曲折而上的。他一面走着，心卻向着來路；石道口，段村，回去了。……爬到四五里的時候拔上一個高崗，向前一望，卻還巔上去更高的一層，背後「呼呼」的誰大聲喘着氣。一看是狗娃，一頂破的草帽遮在濃烈的八字眉上面。滿臉上汗同決了堤的小河樣順着寬寬的嘴又流下來。他還笑笑說：

「上去歇吧！還有三里路了。」

從他身邊的草叢里，狗娃和村上另外幾個，慌忙的驅着幾隻狗的下傾的斜坡跑下去。

戴貴也緊了緊腳步，可是前面，他們，拐過一個山角就不見了。

……重重的四箱子彈壓着肩膀，他一手緊緊挽着微顫的扁担，佝僂頭帶了一把汗，跨一步，終於邁到嶺頭上來，這時，他不想歇息一會兒。在那長滿野草突露着幾塊岩石的山頂上，已擱下了幾付担子。幾個走去的農民在喘着氣，……

這時，迎面一陣風吹過來「轟轟」的炮聲，一下子突然逼近了十里似的，更響了。好半天，爬山，彷彿是忘記了，這一下子，就如向在對面那條嶺子的那邊。他漸漸平靜的心似給騷騰了一陣的球似的，一下子便和整個山谷都震顫起來。覺得很，好像湧上來塞着喉嚨，逼出氣也使氣管發脹了。拿腿踴迅速的瞭了一下，那些農民還沒事人兒似的坐在那里。掉轉頭再向那條路看一下，遠遠的大太陽漂着的紅光是

，有幾個，已經把棍子一顛一顛向前走了。戴貴便急離開山頂這些人趕上前面的那堆人去。他一面緊緊盯着那給紅雲饒了條金邊的蠟子，隔一會也許就會由那里跳出一顆短彈，火熱的迸碎在這山頂上來。馬上，他的心，就縮得只剩了一條縫：就是趕快走。這時，靈癩的躺在地下的狗娃，卻一把攆着他腳腕子：

「歇歇腿嘛！等你半晌呢！」

戴貴搖搖頭。兩顆大水晶珠子似的汗珠，便滴落在白石板上，他急促的：「不——狗娃，離城只十里……」

便趕緊掙脫掉，朝下去。——路是條五六丈的陡坡，卻有三個拐角，他換了三次肩，二就走到平坦而多彎曲的隨了岩邊轉的山路上來。裏手蓬雜着野生植物的叢草，外手黑漆漆無底的深峽。一種齒狀尖葉的葛藤，常常從草里蔓伸過這路勾在岩壁上，懸空飄蕩。他一變下山頂拐入山崗，就自言自語：「這一次支差真是倒黴……」誰知拐了幾彎，前面人小見了。恰好大炮「咚」的，如同從腳底下

爆炸了整個山巖一般。趕緊扭回頭，後面的人也不見了。——這一瞬間從對面一處山嶺上「卡卡卡卡」機關槍響起來。他一看，日本軍隊已從那個山口上出來。跟着，子彈爆炸在石塊上的聲響，一種駭人的雷挾着風一般的轟聲，便在谷裏來回滾。好多白的烟球出現着，吹散着，不停的電閃一樣的光在掣動。「砰砰」……震貴聽見從背後這面山脊上，同志們在放槍還擊呢。他不知道怎麼辦好，他跟前竟然連一個同伴也沒有。他又怕敵人發現他，放一槍，——只要一槍，打在頭上，身上，那就完了，腦子炸碎，流出來，然後滾進山峽，多黑多陰慘慘的山峽呀。「砰」的一聲響，他一歪坐在草地上。以為死了。趕緊伸手去摸腦袋。「砰」又一聲，他便又爬下，使勁用牙齒咬着草根子。他朝上望望，他計劃要從這兒往上爬，翻過嶺後就上不去了，就好了，就能逃命了。……那，剛剛像一條露水閃，只一閃，立刻又沒有了。「這四箱子彈怎麼辦呢？」，要是挑上去，那一定給敵人看到，一槍，只要一槍。

……大家把它應該看做自己的命一樣……

班長的話提醒了他，他渾身反而抖擻起來，像一個要去犯罪的人，眼淚忽的流下來。

很快——他的腦子又嚼着石道口，段村，回去了。攔天障，家，五十畝田地，

老婆，——正是臘瓜秧的時候啦……！

從那面嶺子上草叢里，眼看見一個人一揚手便順着山巖一塊塊泥土一樣滾下去了。突然，他望見在那面，一隻槍指着他，他的牙咬得更緊了，一顆子彈就炸在上頭四五尺遠的石頭上，裂出千萬顆金星；石片，落在頭上，身上。他昏迷過去。他跳起來。他想逃跑。卻如同一箋中了鞭打的蛇，立刻，又跌到草叢里。很快，用腳，四次，把四箱子彈都踢下山峽去，——當第二槍打過，第三槍還沒響，他一彎腰，一隻瘋狂了的狼一樣，朝嶺上跑去。用手抓着草和泥土，十個手指頭都流出了血。

翻過山頭，繞了小路，一口氣跑了十來里，到了萬全鎮已是黑天了，他才定了定心，想坐下來歇一歇腿，可是不行，好像屁股上扎了刺，怎樣也坐不穩當。——內心總是提上提下的，彷彿從那會：最緊張中把四箱子彈踢下山峽以後，心上便長了一個什麼疙瘩之類的東西。他現在平靜下來，說不上的充滿了懊悔，「大家把它應該看做自己的命一樣！」這每一個字都像土地里的石塊一樣，感情的耙子是怎樣也梳不掉它。他想：「爲什麼不帶出兩箱，就是一箱也好，……不只是那麼一段路，爬上嶺頭就打不着了嗎？禽媽的！幹嘛那樣嚇掉了魂呢！……」坐在一塊石上，他用那血漬已經凝固了的十個手指，深深的，用小的，抓着了頭髮。那時，他眼前直直的釘在山峯上那幾粒星。一會，他又站起來安慰着自己：「也許，也許他們都打掉了，……不會，不會，除非都死了，爲什麼我連一根汗毛也沒動，我的子彈卻一顆也沒有了！」他愈想那條東路愈窄，如同轉的陀螺愈轉愈緊了。——他沒進鎮上去，鎮上靜悄的只有幾盞燈，寂寞的鬼火一樣地亮着。——飢餓像一隻手緊緊抓

着五臟肺腑往下拉，往下拖。一刻腸子里「咕咕」叫了一陣，渾身好像一下都鬆散了，沒有了勁。可是他的手伸到懷裏摸出一塊饅頭，咬了一口，又放下了。

好久，月牙出來了。

他聽見遠遠的哄鳴聲響，他悚然的一下跳起來。想跑。很快，一片紅光在路頭止亮起來。有人喊：「到了鎮了！」

從那十來條火把照耀的光線里，他看見一捲捲濃冽的黑烟火舞着，幾個人，首先挑着子彈出現——「噢，他們沒事的來了，這怎麼辦，怎麼見人！」他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打着旋轉。結果，他沒有躲開，他卻滿臉眼淚的一頭沖上去，高呼着：

「子彈損失沒有？」

「歐。老戴，原來你在，我們擔心你給打死了呢！」

一個誠樸熱情的農民的臉從火光中出現，閃着斑駁發亮的汗漬，一把抓住了他，搖撼着「呵呵」的叫。戴貴一聲不響的拾起他的棍子，就走到前頭去了。鎮上

人給這種騷音驚起，有人舉着火把迎接了他們。來的人也好，鐵上的人也好，在那熱烈的寒喧和招呼里，戴貴是獸獸的一聲不響的。在他心上是垂着比四箱子彈多一倍的重量。從火把上，一種焚燒的柏枝香氣凝聚在街頭——狗退到四隅去暗地里吠着，曠野的山，凝然不動，——蹣跚的同志們佈置到岔路口放哨來了。那班長搖着戰鬥時滿臉的污垢，他的喉嚨如同那還在發熱的槍膛，重重的在人頭上拋擲着話語：「……讓開一點……喂。老鄉們！輕一點放……」，由一行人的陸續里，戴貴扭着從旁人那里接來的扭子，把頭低到緊腕着的手下。走進一間店鋪的門限里面去。

「喬媽的——今兒個真險！」

「要不是二班長那隻輕機關頂勁，……」

農民們帶着由駭風巨浪里過來了的喜悅，紛雜的談講着。他們爲這新鮮動人的話題所抓着，燒一堆篝火。他們一面吸着旱烟，是會說到明天去的。戴貴放下子彈

箱，剛一走出來，就聽見「打得可不凶？就在這兩邊山岩嗎，你想！……」一堆鎮上的人，正圍着一個農民。他便也悄悄擠到里面去了。「……我們？……有組織的呀，聽那二班長的指揮，都爬下，我爬在一塊石頭後面，那會也沒有什麼害怕，……就是想怎這把四箱子彈別放鬆，簡直下雹子一樣，那一陣子，哪，哪，哪，響着的都是子彈和子彈崩炸起來的碎石塊，土塊，……」戴貴暗自里興奮的點着額頭。

「那沒有人掛彩嗎？」

「怎沒有，彌天裕的一個人，他爬在山腰里頂險的地方，他爬着帶上三箱子彈，去取第四箱的時候，一顆子兒正打在腿上，就那這，他還咬着牙關把第四箱子彈擠着——等他爬到山頂，那兩只褲兜上都是血了，……噯，够個漢子，我們大家知道他，他叫狗娃，……」

戴貴從那裏離開，推着旁人臂膀問：「狗娃呢？狗娃呢？」

……在店里，炕上，狗娃倒在那兒草里——戴費用兩手撐着上身，悄悄不

在他腦子裏閃耀着一朵朵小小的火花，他聽見旁人用什麼話來讚美狗娃了，現在狗娃躺在那里……同時，這慘白的臉，骯髒的臉，也是給人稱道着的臉。——更加加重了戴貴的內心的責備，他從那里走開……

到廚房，一團人在談着狗娃。

到這里，那里，一團一團的人在談着狗娃。

……

……他走到黑暗里去，在眼裏卻閃着那蒼白的臉，骯髒的臉，他是給人稱道着的臉。……

吃飯時候，他沒有動，坐在地下。地是潮濕浸透了的軟草墊鋪的。在他，他想像如地能打開一條縫他鑽進去也好呵！——可是他知道這是逃不過的，在他的通行證上，清清楚楚的書明着：「××縣第二區彌天哈戴貴」。可是，為什麼有這念頭呢？自己不是解決抗日的嗎？——一會，他們的小組長來了，這組是從彌天哈

出發後臨時編制的。小組長是舍口村的人，頭上纏一條發黃了的白布，辮子從耳根攀緣着到腮邊，像一塊燒焦了的木炭，向前伸着。從一件寬大的坎肩里，兩條棕紅色的胳膊，在燈影下看見幾條反光。他手里捧着隻噴出小米飯香味的土碗，從以貴面前走過去了。他向角落里一個用兩隻鞋當做枕頭歪在地下的人說：「……吃飯嘔！……班長說攔天駒真算是××縣第二區的模範村，……」在那談話語氣中顯見那個譏的也是攔天駒以外的農民。但他却用了傷風似的怪喉嚨說：「那個娃娃可真是模範英雄，——薛仁貴！哈！哈！那回我親眼看見，……子彈哪，哪，哪。下雨，他拉着一條腿，背一箱子彈，攀上來，我們的同志，哈哈，都像公雞一樣瞪着眼睛下了放槍，一個跳下去接，……」另外一條聲音來糾正這話，如同一隻刀從橫里截斷：「二班長吼着，把機關槍拚命往對面嘟嘟，才救了他的命，——要不，……」

戴貴靜靜的聽着，心兒埋在犁過的土地里一樣悶不透氣。斜刺里，又飄出一句

話：

「可是，說丟掉四箱子彈，也是攔天瞎的人呢。」

他突然一股血從心底翻上來，沖着臉，刺戟着每一個毛孔，彷彿就要從每一個毛孔里排擠出來。他想：「我要去報告二班長，是我，是我，」他順着牆邊溜出去。要是往常一下了鑽店，該是他講話的份頂多，農民們好多都會咧着嘴看着他。……他那時如同天上一羣碎星星里一顆亮星一樣。如同雪地里一片麥芽里一根茁壯的苗。今天他有嘴不用去講話，却用耳朵聽話了。

他找到二班長，二班長嘴里吐着蒜薹氣味，嚼着小麥子，他說：「我的四箱子彈。一失腳掉到溝溝里去，……」

「損天當然會有的。」二班長早就得到岔口村小組長的報告，所以并不驚訝，只關切的伸着帶汗的鼻頭問：「你沒有掛彩？」

這句話却正刺着他心縫，——他覺得自己一點點矮下去了。像油澗了的燈，一

點點黑暗下去一樣。假如二班長要粗魯的罵了他，戴貴心上更青黃，銅或許還輕了一點，可是二班長反而安慰他。……

小組長叫戴貴「回去吧」，戴貴不肯，他把狗娃的四箱子彈擡起，二班長又從身體不濟的農民身上勻下兩箱來給他担。——這是第三天早晨，太陽以萬道燦爛的幻影噴射着虹一樣的山霄宮時候的事情。到鐵上來的人紛紛傳說着「我們的隊伍，從敵人背後冷不防打了一巴掌，敵人又從××縣一帶撤退下去了。」這樣消息一傳到這村鐵上，便如同醇母放到濕的麵粉里去一樣發做起來。雖在驢頭嗶嗶啼叫，一羣羣蒼蠅在污穢的街上飛旋着。這些支差的上路了。一天到了地點。戴貴他們拐回來，到萬全鐵拾狗娃，繞小路，不從石道口走近十里路，一天多些，就趕回了欄天駒。

一回到家，老婆把南瓜飯給他吃，他懶懶的吞了一碗，眼睛紅的像兔子眼睛，老婆問：

「受寒生病了嗎？」

他搖搖頭，納頭便倒在炕上去睡覺了。夢中大聲說着囈語：「來了，又來了

，阿阿，」

村上傳說着「狗娃」的話，黃昏在打穀場的上面，十幾個有辮髮長辮髮的農民碰了頭。是村莊上最舒適的天，是村莊上歇息談天的時候。一個長着滋到唇外的包牙齒縮腮的人，用抓着把從袋子里摸出來的乾南瓜子，一面嚼着把皮噴到旁人身上去。又幾個捧着羊骨烟袋銅烟袋湊在一個老漢舉起的火繩頭上對火兒，誰講：「狗娃腿上鑽了個洞洞呢！」「噯，這事……出差，可得小心。」「咱家回來的人，都說他太勇了，他要不管那最後一箱子彈，不是好好的沒事嘛。」「噲！——你沒有聽見那個唱歌兒嗎？每一門子彈要消滅一個仇敵呀。」「我們去看看狗娃。」幾個人

從那里走開幾步回過頭來招呼着，從場上大家便都走了，去看狗娃了。

狗娃呻吟着倒在炕上，他傷勢并不太重，子彈從左腿上穿過去，沒傷筋，也沒有傷骨。……

村上的人們用撫慰的眼望着他。他笑着吐出黃垢牙齒說：

「不算輸——一塊肉抵一箱子彈，够本呵！」

從二十里外隊伍上，兩個軍醫騎馬來了，給他敷上藥，纏上白藥布，用軟軟的手拍着他肩頭：

「真英勇，你……好好調養，同志！」

狗娃如同跳在太陽光里的一粒塵埃，充滿生命與欣喜。不停的用感謝的眼睛澄澄的望着說：「謝謝你，同志——謝謝你，同志……」一直到兩個粗大的背影塞滿了四方的門走出去。——實際他奇怪得很：「什麼英勇，英勇是什麼呢？」他覺得所以不放棄那四箱子彈，還不是和暴風狂雨下去搶救一塊菜地鋤開堤口一樣嗎？

不是和山洪下來去打撈木柴樣一嗎？……可是，一箱子彈打中了腳，其實生活磨壓了他的感覺，是和磨厚了他的手指上的蠟繭皮相同。血當時叫他的牙齒咬緊着。當軍醫給他纏着白布的當兒，叫他注意的倒是軍醫挂在口袋上那紅色的好看的「電筆」三，他看看，真好看，用力緊閉了一下眼，再看看，……

這天——眼前都昏暗了，在淺灰色中間，只靜寂着停止着一些粗的輪廓。

看見窗上一黑，一個人進來，腳放得輕，像怕給人看見。他到拼命揉了一下眼睛問：

「誰？」

「娃狗——我來看看你，」

「戴哥哥……」

低矮的書洞充滿着酸菜缸的濕毒味道，和從狗娃身邊發出的油膩氣，洋藥氣混

滑起來。「嘩嘩」的什麼布袋響着。聽見人喘氣呼吸的迫近，狗娃知道戴貴坐到炕邊上來了。忽然，他聞到一種麵的香味，觸到一股熱氣，戴貴遞給他幾個熟饅。他抓着一個便送到嘴里去嚼起來，一覺不變，只聽見嘴唇「喋喋」的響着。突然如同天上落下來一滴雨，一點水，打在狗娃的臉上，他伸舌頭舐一舐。鹹漬漬的，他猛然醒悟了似的說：「你哭了？」戴貴沉默了半晌，慢吞吞說：「沒有。是我流下的汗呢。」

戴貴荷着鋤頭到田里頭去勸草，戴貴到鄉政府去，戴貴上戶長的課去，可是戴貴不大講話，脣着嘴巴，把眼睛深陷下去。誰告他說：

「聽講，狗娃好了，農會要開個慰勞大會呢！」

「嗚——」

「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呢。」

「嚶……嚶。」

狗娃拐着腿出來的時候，已經暴發過七月里的山洪。農村里忙起來。農救會祕書姚全德把一張布告畫了兩個紅硃圈貼張到村頭牆上去。好多農民睜大眼睛只看兩個圈圈，便壓低嗓子問：「什麼事呢？」「罵過聖人的！」「一個閩女的尖喉嚨：」「不告訴他。」「好好，不罵了……告訴我吧，小銀姑娘！」婦救會會員小銀頰高聲朗誦：

「開慰問上次出差碰上鬼子那些人的大會，還要獎勵狗娃呢！」

「日他……狗娃這好小子……！」

「哈哈」……

這些人，當太陽把貼布告的漿糊晒焦了的工夫，都到村政府去了。村政府門口堆集着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木柴，兩隻牛擺着尾巴驅攆牛蠅，牛蠅飛過經過的人的臉上。戴貫到會就一蹣蹣到牆根下。狗娃却把腿一伸一拐，爭着給他牛頭香瓜。

「西瓜里的液體和黃子掉在地上，黏着了幾只蒼蠅，」叫着，——區政府派來的代表說：「狗娃同志是模範的好同志，——他家是清寒的人家給人警工受苦，出盡時候不怕死，搶救子彈帶了花，我們敵後方抗日根據地是困難的，一箱子彈就能消滅多少鬼子，……我們都應該學習他，……」大家拍着掌。代表抖出一面紅綢旗子遞到狗娃手里。狗娃只是裂開嘴發笑。有人喊：

「叫戴貴講吧，戴貴講得好。」

這一次戴貴却受了侮辱似的，臉紅得像關雲長。頸子粗起來。他不能說，他不能按着良心上的責罰去替別人接受榮譽，他意識着他「是一個罪人。」可是他站起來。旁人馬上從他透露的表情上，感到奇怪。他如同拖個「千斤」一樣，把頸頸低下去，他督促着狗娃「你說，應該你說。」狗娃得了勇氣似的站起來說：

「我什麼都不要，我要參加基幹自衛隊。」

他笑瞇瞇在鼓掌聲里想像着那些脫離生產的人胸前拖拉着的手榴彈。

從會上回來，戴貴真的病倒了，他的心病是真正更猛烈沖擊着他。使他再也支撐不着，鬆弛下來了。五十畝地，除了爸爸和一個長工，又託付給兩個短工。他倒在炕頭上，軟軟的棉被上，想起那次自衛隊集中訓練考政治課的情形，那一次……也哄動了整個攔天嶺。自己講道理認字樣樣都比狗娃來得呵！可是到關頭上就差了點點什麼，病中，聽說狗娃那面紅旗掛在村政府的壁牆上，寫着一行小字：「贈給攔天嶺村因公光榮負傷的戴狗娃同志」。所有村上的農夫農婦都去看了。連戴貴的老婆也抽空跑了一趟，回來說：「那真像一串小星星。狗娃不在大爺家做工了……」

他瘦了。眼顯得大，腮巴已擠到貼着骨頭。頭一天出門就逢見狗娃胸上配着符號走過來。他却不自然的把眼先躲閃着他，極力想避開。狗娃一直跳過來：

「戴貴哥，我去放哨。」

很清楚，從那一次共逢患難之後，狗娃對戴貴是處處找尋着親近的。戴貴卻無意間的躲閃開了。

「嗷——嗷，……」戴貴低下頭從那里走開。

狗娃怔怔望着，那是共遇患難的人嗎？那是把餓寒到他手里的人嗎？……

狗娃打從他本家大爺那里捲起骯髒的鋪蓋捲，他成了攔天駭脫離生產的基幹自衛隊一個同志。他整天爲了工作忙着，跟着同志們到村外山地里學習扔手榴彈，他因爲膀力過人，這些事都幹得比旁的農民出色。可是訓練緊急集合總是吃虧，一次，白天教練叫他們脫了衣服如同黑夜一樣睡下。狗娃便三手兩手脫得精光，鑽到棉被下窠得一身大汗。他却吃呼呼睡着了。等到教練吹哨集合，他正在說囈語：「……給我一塊，給我一塊，……」。還有一回黑夜演習野操，天亮收隊的時候，「……」名。單單不見了他，後來在高粱地找着，他已睡得兩隻眼角迷滿了「吃糞糊」。

秋忙過後，普通自衛隊的識字夜校也開班了。照例，戴貴當了班長。

……教員是隊伍上來幫助健全婦救會工作的女同志，穿套灰布軍裝，繫着皮帶，頭髮塞到耳根後的帽子里去。一雙紅絨繩編的草鞋，走遍了全村。見到人就笑笑，談話非常耐心。她另外還担任婦女識字班的課。這天晚間，在村救亡室——村頭一片葦塘，對面三間廟里，用石灰薄薄刷過的牆上，一盞黃昏昏暗幽幽的燈下，照着戴那微笑的臉，前面後面圍着她的是農民們。戴貴坐在一塊木板上，兩手抱膝，課本展開在膝頭，凝聽着教員講：

「今晚講第四課，槍就是命。」

然後她講一個故事，她說明敵後方的困難環境。每一個自衛隊同志都應當把槍看做自己的性命一般寶貴。有一個張家莊上有個張小二，他打游擊給敵人包圍，他把槍埋在高梁地裡，說是莊稼漢才逃掉，夜晚怎樣冒著九死一生，又偷偷，搶尋回來。講的人先把這故事更切身聯系到實際情形上來。講到狗娃。然後抓緊這一問題

進行教育，結尾說：「每一個好的自衛隊同志——他不只會講一套抗日救亡的道理，他應該真正抗日，有桿槍在手里，那就是寶貝，應當愛護它，好留它去殺敵人。」

「懂哪。」丈伙斬釘截鐵的回答着。

「噢」的，最後將燈吹熄，戴貴像給顆軟核桃堵塞核吧，胸口上有隻鳥想飛出去般急沖着。他走出來，他拂着晚涼的風，心上如同用鐵板划了一下，他想「我一定得找回來，那怕是一箱，我一定……」

戴貴參加了三次支差，恰好都是往南路走，這次往北路去，又輪不上他攤班。他一聽到這消息，便不加思索去找農會秘書姚全德說：

「叫我去吧！」

姚全德翻了翻下凹的發亮的兩隻小眼睛，如同土撥鼠，用彎曲的手指撥了撥支

差的花名冊搖搖頭：「不該你。」

「我情願去，多做一次抗日工作有什麼不好。」

「——」姚全德笑吟吟，以爲他是開玩笑，自願往火爐上倒熱茶喝，就給旁的農民纏住了。

村副進來吵着：「日娘的——真是麻煩，該五桂去，五桂老婆又生病，想再動員一個就都擱起袖頭子，……呵？你願意去？戴貴，你願意去？……苦差呵！往北路，嚙西北風呢。」村副亢奮的望着姚全德和戴貴。戴貴心胸中恰好如顆重担轉身走出取扁担了。把乾糧袋裝兩塊在懷里，然後十字交的勒緊裕袱，外面誰喊：「走囉！——走囉！」他興興頭頭跳出去。——幾個村全改變了面目，從攔天障到段村，石道口的路幾乎兩樣了。由是禿禿的。路邊荒地上，草稜上，挂着冰凌。熱地上，一霎子響齊的鋪滿餘雪。太陽鬼影似的照着人不怎樣溫暖。路上掩着土，土下又露着賊冰。脚只要輕浮一點就跌倒。糧食口袋裝得滿月份的孕婦肚子鼓，也會「又

「的裂開嘴，把糧食吐出來。戴貴納頭不響，存着做得好做得穩的決心，一步步爬上七里坡。

同時，他也還在着另外一條心，也是藏得穩，安得穩的……這次拔上嶺子，嶺頭是立不着腳了。北風呼呼的和鋼鐵一般硬，大伙爬得一身是汗。只好溜下坡子到山窠里避風地點再休息。

戴貴一翻上嶺便眼睛不停的瞭望——那時是林子岩石分得清清楚楚，現在卻是白茫茫一片。同時，戴貴隨着岩轉了幾轉，便再也記不清那條嶺子。汗，一顆顆從毡帽里往下淌……

「是那一個山頂，歐，歐人就爬在那兒打的。」他肯定的想。估計着方向，距離，剛走兩步又懷疑起來：「不是這里——這里，也像。」

山峽目前是冷冰冰的，對他是陌生的，好像這個山和那個山都是同樣的，他簡直在這些山上不著絲毫特徵，同時看看這里像，那里也像，眼前更消失了那……咳

過的一片走草。

走出老遠，他肚里打着轉：「就這樣不白了嗎？……」

二三里過去了，到一處山窠上停下，他馬上打定主意說：「烟袋落在後面」就急急放下担子往回跑。跑到那里，圍圍轉，後來從一處山峽，他攀着乾樹枯藤連溜帶滑的落到溝底，溝底一樣有雪，腳陷下去，洩了膝蓋，他凍得打寒噤，臉上，鼻子上，沾滿汗珠，——心里失望的成份愈增加燃燒的成份就愈劇烈——他伸手摸着的都是石塊，樹根，溝底却是一條線，無靈無休呢！……

山窠里，農民們左等他來，右等他來，有的便抱怨：「這傢伙逃差了嗎？」等他滿頭是泥和汗的濁氣，紅着臉，張着嘴跑回來，還只剩下兩個攔天喻的人等他。

晚開，又是在葛全飯店里，水蒸氣絞着柴煙酸着眼睛在雪中打回旋。——戴實

給農民們夾在中間開了會。他們批評他躲懶偷閑。有的還高聲譏諷：「抗日工作！嘿，光動嘴不行呵！……」這是他們攔天障里的一個老鄉。戴貴一聲不響，一身一身的汗自管留出來。他知道，好久好久想像着的——這個希望成爲泡影了。——屋裏太熱了。屋外北風呼呼的拍着牆壁。

十二月，戰爭更緊張了。攔天障，黑夜天都聽得見炮響呢。

樹林間雀子也稀罕了的季節，紅纓槍在那里搖動着，加緊了尋查放哨。——脫離生產的基幹自衛隊，更靈活而堅韌的組織成游擊小組了。在這些骯髒老鴉爪似的手舉起來的當兒，狗娃的眼親切注意的看望着，也舉起來，參加了小組。這幾個月，人們都看得見，他是在改變着，臉上身上清潔多了。天天早上也勾些水洗上幾把，才去吃東西。談話不熟練的把些「抗日」名詞試驗着放進去。每次練習打手榴彈，都是他考第一。拋得遠，打得準。人們從他眼色里真一舉一動里，都看得出，他是

在想着什麼——不那樣懶惰了，不那樣胡塗了。頭髮蓄長了。上政治課，文化課，却還是免不了要打兩個呵欠。他說他情願多站兩班崗。可是真到上課時候，便皺着眉頭滿用心，從紙上畫滿了烏龜爬似的字跡。——如同流水一樣、從前流着。農村是動盪起來了。有些農民，就是這樣由朦朦朧朧中間走到戰爭前哨來。——第二天，槍交到游擊小組手里。狗娃達到戴貴說：

「戴貴哥，你瞧瞧，這槍好用嗎？」

「呵？你還不懂。」戴貴欣喜的跳上來接着槍，拉開火栓，又好像內行似的推上去。突然他顫抖着，把槍交還過來，望了半響狗娃的臉說：「這……這就是你的命……」

「哼我婆憑他……」

「保衛村里的人，倉里的糧，和這土地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他遲疑一下說……「我？我也要幹點什麼，你別講。」

狗娃那麼誠朴的會意的張開大嘴笑着。

——這天黃昏，嶺子那面密密響了幾排機關槍，——又過幾天，在攔天峪，狗娃他們不見了。村上，都紛紛傳說着，他們在四周圍活動打游擊去了呢。

不久，攔天峪政府牆上，又貼出布告，戴貴聽說跑去，是××縣那邊自衛隊訓練班第四班開始了。叫各村選送了人在受訓練。戴貴看的眼里記在心里，在那里漠然的站了會，出來，却例外的到小鋪去買了四兩白乾酒灌下去。然後晒曬嘴脣，才回家去了。倒在炕上睡了一天一夜。他爸爸急得以為是中了邪病，想燒香許願，誰知那晚他爬起來，可對鬍子長到胸上的爸爸說：

「我們把那十石存糧捐給隊伍吧！」

「啊。什麼？糧……捐……」老頭子氣得嘴唇發烏，抖得像觸了電。媽媽哭紅了眼。老婆哩噙咕噙報怨着。牛在嗚嗚叫……從遠處送來轟轟的炮響，……他幾天

都在說：「幫助了抗日軍隊不好嗎！留著，鬼子來了給鬼子搶去，撻掉，還不是一場空嗎？」也最後一次，一天晚晌，點上紙燈籠，吹掉煙斗里的火星，朝外走。媽嫗問：「這夜游神，半夜三更游到那里去呀？」他一面拉上門在外面踐踏地上冰凌，回答：「開小組會去。」

他是自衛隊小組會，在一個做小組長的農民家里開。火上鐵壺噴着煙，葵花子油味道從嘴上噴出來。

戴畫站在麵缸旁講：

「同志們！我受到XX縣去受訓了。」

另外兩個說：「我們也要求去呢，」其餘都拍着手吼叫起來。

「不。爲什麼都去。村上也要人呵！我還有幾句話……我，我……」

他那良心上的損負，責罰，再也按捺不着了。他要從頭到尾一個字不漏的說出。他怎樣沒保全四箱子彈，怎樣想我，找不到，心下怎樣痛苦，但是他的舌頭變硬

起來，喉嚨似手在腫脹着，他掙扎了半天想把跳動的心壓下去。不行。他用眼望着十來張熟悉的臉皮。他說了。誰知像從溶爐里流出的鉛水，變成鉛塊，流出嘴唇的話，到底還是另外一句：

「我走，我家請……」

「那你放心。」小組長從牙齒縫里發着笑。

戴貴第二天抖擻着手，在花名冊上寫着名字，背上已經覆着包袱，里面有乾糧，有衣褲，有老婆縫的兩雙棉鞋。經過點名，檢查，區上來的人把戴貴他們一齊都帶走了。

「戴貴爸爸擦着眼里流下的淚水，腳蹙着：『這樣亂哄哄的時候，他倒走了，他倒走了，他誰也不管了。……』」

陸康的歌聲

我認識陸康是一九三八年，由西安徒步到這裏來的時候，他是我們伙伴中的一個。我對他最初的印象：是他很沉默，時常幫助旁人；當你疲乏不堪了。他會不做聲響，也不允許你推辭，來替你做事。二十多天的長途裏，從來沒有看見他聳了頭，嘆過氣，而且還鼓舞着我們，不過他身體並不好，時時由臉上透露出病態的蒼白色，彷彿只是給生命上一種潛在的毅力所支持，他沒有落過後面，總是很孤獨的在你前邊走着。

到這裏以後，彼此好久沒有會面，當時這裏是像一面海，大家投進來，就立刻捲到每一個漩渦，或每一個波浪裏去了。

有一次很意外的碰到他。他那樣癡烈伸出大手緊緊握着我的手掌，並且立刻拉我到他的住處去。是靠着河邊，一面山上的破石窖洞，很荒涼，外面野草有三四尺長，吐出艾蒿氣味。一見面就不知爲了怎樣一個問題，爭論到夜裏，秋風從破窗子上吹進，把燈吹熄了兩三次。他固執的不許我走。雖然在爭執，我却暗暗喜歡，由他言語中聽到許多並非浮淺的見解，也就答應了留下來。

我一面聽，一面借着燈光看他講話的樣子；他做着手勢，伸着頭，他的眉毛很濃，頭髮黑而蓬鬆，下巴上滿是鬍鬚，兩眼從黑色叢中發着光；他在思索，他像在傾聽真理的脚步一聲聲走近，然後很吃力的發出洪亮的聲音。我想想這種人時常會爲了不相干的事就忘記了自己的。當夜很深了，我問到他的生活，他低微的吐了口氣，無奈的擺了兩下頭。突然又孩子似的把兩手舉到我面前說：「我有手，我願意開闢我的路。」

幾乎和我開始喜歡他同時，有一種閒話傳到我耳朵裏來：起初是說他脾氣暴躁

：後來因此許多人不同意他，甚至冷淡他了。

我聽到這種傳聞，很不以為然。爲什麼這些人有那樣多空餘時間，講旁人閒話呢；何況並不是工作的責備，而只是一些瑣碎事情，就算陸康脾氣如同暴烈性的酒吧，人們又何不多看一些，看到他還有可愛的一面呢！爲了這個緣故，一次，和他一道工作又同我是朋友的一個人來看我，我便問他：

「你們到底爲什麼討厭陸康呢？」

「因爲他唱歌……」

沒有等他把話說完，我便一仰身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「唱歌不好麼？這裏走應該唱歌的地方呢！」

我的朋友臉紅了，彷彿他有一個可恥的念頭，一下子被我揭發了，他衝到我面前：

「徐庚——你爲什麼不多知道一點再下結論呢！唱歌是好的，妨礙了旁人，尤

其是工作，那就不好了。」

我很難想像，當時我的憤慨，也許我的臉蒼白起來；因為從他的眼珠上我看見了一點激怒的顫動。兩個人沉默了很久，我在這時間，只想著陸康，我把他變成一個孤寂而可愛的人，他滿腔充滿着熱烈的火，表面接觸的却是冰；他耐着孤寂，這孤寂就是求他一種發洩，除了唱歌，他的感情的熱流，起碼目前是得不到寄托的。因為他不習慣發牢騷。他從來不會把他的痛苦與不滿向我洩漏一句，他不會像有些人那樣：吹點風就驕起冷，挨近火又喊著熱，一天嘖嘖咕咕的，他不，相反他實在憎惡這些現象。

我終於說：

「他總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壞人，故意來破壞你們的工作吧。」

那個朋友沉吟了一響，然後詭秘的放低了聲音：「不過……他的××問題還不能夠解決呢。」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的警覺性，也是值得我們佩服的。假人體上我絕不輕易因此就認爲這是最大的根據；說陸康的被討厭是應該的。

去年我生了一場慢性病，陸康自然來看我了，是夜裏，我正昏昏然的沉睡了，他推開門輕輕走進來，我那脆弱的神經，竟然經不住二點刺激，立刻使我驚坐起來，才清醒，才看出是他。很奇怪，陸康臉色是那樣的紅潤，眼睛閃着愉快的亮光，很顯然的，他是健康起來，生活得十分舒適了。我望着他，他的衣服還是襤褸而不清潔的，當然，對於他這完全是不重要的事；從我的心底，可湧上無限病中易於發生的悲哀。他從我的眼中看出了一種悲哀的光，便來安慰我。坐到床邊上，他說：「一病了就好好休息。告訴你，對於我們，休息只有病和牢獄。」

然後他簡單而有聲色的告訴我一段往事，那是若干年之前，一次，他被捕，放在巡捕房大門汀地上，那時他唯一的感覺是十分輕鬆，覺得一切一切的工作都停

時不管不問了。一心一意的準備了口供，就把腿伸得舒舒服服的，那水門汀地雖是冷而濕，「讓我暫時休息一下！」他就想好好的睡他一覺。……他一面說，我便一瞬一瞬的望着他的臉，那是一張熱情的臉。但是我想有一點他是爲了安慰我而在騙我。因爲我知道，他在牢獄裏，並沒有休息過，他是在一天接一天的做着殘酷的鬥爭，這樣黑暗的生活，整整在他身上積澱了五個年頭。

沉默是如此使人難受的。立刻，他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是充滿了某種痛苦。

他一低頭。我忽然看見他膝蓋的褲子上，很快顯出一點燈光照亮的水滴，假如在當天地裏，我會懷疑這是一點雨珠，現在他急急伸手盪了那裏。

我急灼的問：「你現在生活愉快嗎？」

「當然愉快。在那五年裏，我想就是能出來。也許第二次再拋進去，沒想到現在的局面。」

「可是，你不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麼？」

「這是偶然的事。人們太憑主觀了，常常不尋求了解旁人，或不相信旁人也會有痛苦。」總之，他完全像不知道，他周圍的空氣對他是多麼凝固沉重。

他走了。最後還以門上探進笑臉來，點着頭。……
我的兩眼，却因為吃力，模糊得再也看不清楚他。

冬天了，我住在一處適合於我身體的環境裏了。我離開××到處都緊張着的那些繁重工作，又恢復了寫作生活。這裏，山很低，還有一排樹，立在窑洞前面，樹下安插了一條條木凳，夏天繁盛的波斯菊的花畦裏，現在佈滿了餵鷄而撒下的小米飯粒，住了一些時候，我對於這裏的平靜，發生了無限的好感。可以說是我墮落在裏面了。

很長時期不會與陸康會面。我知道，現在他是埋頭在工作裏去的人，最主要的，還是因為我覺得，不必再對他有所記畧了。他的××問題，當我去年病好了的時

候，已經解決了。雖然關於他的閒話，並不會因此而減少，但我想那總是大家另外發現；可露的風氣：比如個性強，個人主義之類。不管這些！一個失掉了某種生命七八年的人，在這樣多年裏，他是多麼寂寞。孤獨，但是有一種希望，他時時追隨着這希望，現在他獲得了它，應該是快樂的人了。

不久，聽說陸康要搬到我們一齊來了。不過說是因為爲病的緣故，實際是來休息的。

一個落雪的早晨，陸康來了。他的住處，恰好安置在我的隔壁。他放好東西，立刻到我這裏來。

我看陸康是很憔悴了，臉上的眉毛，鬚髯，顯得愈發黑，而且濃重，臉色在這一片黑裏，蒼白得透出一點點綠色。他不停的咳嗽着，和我面對面坐下來。中間是一盆炭火。我驚訝的問他：

「爲什麼身體就壞了？」

「還是從前在外面留下的病，不過，現在又發作了。」

「你的病，讓你很痛苦吧？」

「不，在這裏，現在，我什麼都解決了，只有努力工作，才開始感到身體，也只有這裏，讓我感到身體。」

他依然十分淡淡，彷彿並不關心到自己的病，只想和我談談旁的有趣的事。他問我：

「你寫嗎？……不斷的寫嗎？」

我搖了搖頭。我告訴他，我沒有能那樣做：因為體力，也許是想謹慎一點。這話立刻得到反應，似乎他很不以為然，擺那濃黑而卷曲的頭髮說：

「寫，應該像迭更司那樣，不斷的寫，不停的工作呵。」

我以爲他的說話裏，又認出他那並未因爲病，而稍稍弛弱了的，真正屬於他的性情。只是比從前增添了一種可怖的不耐煩的氣質。

他的密洞是和我一樣的，他一住進去，可說變得那樣荒涼。當我自己休息時，我是懂得怎樣整理我的生活的，我一頓渲染着可愛的紅色陽光的風景畫釘在牆上，桌面還擺一隻帶玻璃的鏡框，裏面裝着精巧的彩色的「希臘神話」中的插圖。我們這裏，每一個密洞都有種種不同的裝飾，點綴，甚至於設些偽裝，模仿外邊的陳設。陸康的屋裏呢！沒一塊也不燒，統統堆在地上；一條灰色骯髒的棉被，永不折起，堆在床板頭；牆腳根，許多老鼠洞，永遠像眼睛一樣，嘲笑着每一個走進來的人；當太陽照到他窗子上的時候，也似乎沒有照在我們窗子上那樣明亮。

我們這山上的生活是這樣；寒冷的上午，當然很少有人出來走走，只有繩索上晒着一條條棉被，或是一串串孩子的尿布片，樹枝上吊着幾塊晒得發紅了的臘肉；響午，有一隻雞先叫起來，然後到處在唱似的雞，一隻遮一隻的跳出，一起一落的啼着，這時，樹下的木凳上，有幾個面色正常的人，朝着太陽，閉了眼睛，誰也不和誰講話，好像都是科學家或哲學家，在思索一種極有價值的發現；到晚飯後，就

如筒吹過，集合哨子，一個接一個到河濱去散步；；黑夜一來，有的窗上亮着燈光，一點聲音沒有，不曉得他們在屋裏做什麼，有的竈洞裏四個人在打五百分，幾處窗上，却從黃昏到夜深，簡直就沒亮過一下，像裏面根本沒有人住過，其實早已睡覺了，他們領的燈油，時常儲蓄得每一個罐子裏都發出那種濃膩的霧波氣味；不過，就是由於這種種現象，才使我們真正的得到了甯靜的舒適和滿足。

陸康來了約一個星期後，他依然是沉默的。

漸漸我感覺到了一點預感似的，他同我這種生活，好像無論如何不會調和；他雖然不做聲響，眼睛却閃着那奇怪的焦燥的光芒。

一次，我去看他，替他生上火，而且告訴他該要怎樣擺起來，才會燒得旺盛。他始終是鼓突着嘴唇，最後說：

「你們這裏，怎麼一點熱力都沒有！」

我失聲笑了。「你胡說，旁人屋裏都燒得很溫暖，只有你。」

誰知從那以後，一種極端厭煩的事，臨到我頭上了，那是我早已忘記了的，陸康的歌聲：那聲音時常是高而響亮，拖得很悠長，却給人一種空洞的感覺，聲音低的時候還好聽，聲音高就變得愈騷亂，愈覺，彷彿狂暴的風掃着枯樹叫囂的聲音。我懂得，一個很好的唱歌家，他是能把自己的聲音運用自如的，陸康可只憑着一種單純的生命力，使自己的歌聲提高到自己的聲音所不能達到的高度以上去了，於是一點也不好聽了，甚至像是枯燥的叫喊。這種聲音，讓我聽了感覺得很不舒服。尤其當夜裏，有時我已經睡醒一覺，還會聽到兩聲，那時我很難過，好像有一種什麼看不見的力在壓服他，他拼命掙扎着，叫出聲響。……

就這樣，因為他一個人，我們這樣的不靜被破壞了。

有一個患神經衰弱病的同志，幾乎因此每夜失眠，睜着眼睛到天亮；白天呢，陸康又在唱着無止無休的，並不動聽的歌子。

我開始勸他：「陸康，你唱得太多了。」

他緩緩的講：「唱歌其實沒有談話幸福的，可是一個人不好談話。」

隔了一下，他又說：「是很可笑的，用自已的聲音，證明自己的生存，已經習慣了，尤其當我覺得四周如此死靜，一點聲息沒有，油燈光是如此暗淡，它把牆壁上那剝落了石灰的黑跡照出來，我好像就想起來：需要告訴自己一點什麼。」

他同樣也反問過我：爲什麼人們也不說話，也不唱歌，也不做聲，好像生活就是一條枯乾的木頭，有什麼趣味呢！他最不能忍耐大家靜着不做聲，只等黃昏一來，才有那一天一次的騷動，那是大家在捉雞了；雞咯咯咯的叫起來，到處跑着，飛撲着，驚惶着；人們迅速的邁着顫抖的腿，喘着氣。這種騷動，每天必須延長三十分鐘以上，雞才終歸被捉服，一雙雙塞到窩裏去；然後，大家喘吁吁的從你窗前三走過去；有一個黃昏，一個呵志的手被一隻凶狠的雞扯噬飯，流得一手是血，他好像一點也不痛苦，他只是勝利了似的從雞窩邊安心的走回來，蒼白的臉頰上浮着微笑，每當這種騷動一起，陸康是緊緊閉了嘴，十分不安起來。一天，他恰好在我屋

裏，聽着窗外的騷擾，他對我說：

「這就是生活！」

我不響，我撥着炭火，在煮一茶缸紅棗。他沈思了半響，朝着牆壁，好像自言自語，却用了含滿酸淚的聲音：

「彷彿我們就是如此，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就這樣便算革命了，便能達到革命的勝利了。」

我借着微亮的炭火的紅光，望了他一眼，他的眼珠是潤潤的。我說：「大家需要營養呵！」

他即刻輕輕的離開了我。好幾天沒再見面。

因為三年以上親密的友誼，和我對他所有的同情，使我能够冷靜的忍耐着。我的寫作時間，幾乎也被他的歌聲所割裂了，往往如同做着什麼偷竊的事情，他聲音一停，我就動手，沒多久，那如同兩塊木板磨擦似的燥性的聲音，又由低而高的響

起來。我只好頹然把筆投到桌上。我有時深深感覺到，他對於旁人（連我也在內）的那種蔑視；他簡直不黨得這山上還有活的人，只有他；而這裡的生活，又像陰雨天的空氣一樣侵蝕着他，要他和大家一樣平靜起來。

在他住過兩個月之後，我被煩擾的次數太多了，便重新來考慮我對他的了解。我同樣的苦惱起來，因為我還是同情他的，我便決心走去好好和他做一次談判，我去了就說：

「陸康！你對於生活嚴格的要求，我完全贊成，只是……比如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下面應該怎樣講了，講下去，我會責備他；妨礙旁人，尤其是工作；我會和旁人一模一樣的說他是極端個人主義的，於是我困惑，感到一陣寒慄，我只好犯了罪似的要求他：」

「爲了我，你稍微少唱一點吧！或者把上午留給我。」

他伸着兩條由於牢獄里的潮濕，而得了風濕症癱瘓的腿，他點了點頭。一會，

他又和我談到旁處去。

「徐庚！我真喜歡，我在讀繡曼羅蘭的貝多芬，爲什麼他的命運是那幷悲慘，他幾乎被人擯棄了，他是一個音樂家，他却聾了，可是他多麼堅韌的不停的工作，創造，假如他因爲聾了，便放棄了，那到今天我不會爲他流眼淚的，你說走不走？」

他床頭上有一堆書，彷彿從這一頁一頁的鉛字里，他找到了任何地方所無有的絕大的同情。他眼上燃燒着那種頑強的什麼也不畏怯的亮光。他匆匆翻着一本小書。他伸開長的手臂做着手勢，立刻以一種驟風暴雨似的熱情所發出的響亮的聲音，讀起來：「你聽——他說：你不能再寫你自己生活了，只是寫旁人，只在你的藝術里，才有你的幸福，呵！上帝，賜我以征服「我自己」的力！」當他站在我對面朗讀着的時候，我看從他的髮角上，先是沁出一粒粒小汗珠，然後順着臉頰，大顆的汗珠流到鬚髻里去了，唸完後，從他光禿着的頭頂上冒着熱氣。慢慢的，他又變得

十分溫和，十分靜謐了。

騷擾對我停止了三天。我好像從繁華的街道旁走出來，又看到，聽到，屬於我身邊的那種平靜。人們依然在曬太陽，鷄仍然在晌午就喔喔的啼起來，我工作疲倦了，出去看看，山上雪全溶消了，整個這一片山地里，彷彿都是如此平靜。而平靜中含着工作緊張與忙碌，我安心了。

誰知，第四天上，陸康又不停的唱起來，好像他的確努力控制過自己，可是他那樣做是在扼斃自己的生命，像有一隻空洞要讓他落下去，他不得不又唱了。我再也不會去勸他，我完全是憤怒了。兩個人很久不大講話，終於劇烈的爭吵起來。我顫抖嘴唇說他：

「你妨礙了旁人，尤其是工作。」

他忽然恐怖似的低垂了眼睛，原來因為爭吵而豎立的鬚髯也伏貼下來，我覺得

他全身都在顫搖着。

陸康和我爭吵之後，他決心不管身體怎樣，情願拖着病痛，回到工作里去。

臨行前，在小組會上，大家給他做了鑑定。那是夜晚。他十分溫和而規矩的，坐在一隻放倒的木凳上，聽着大家對於他的批評和意見。意見，當然照例有優點和缺點之區別的，比如；一個同志說他最大的優點是艱苦；一個同志說他走了之後，我們失去一個很好的伙伴（這個發言的人，恰巧正是那一位患神經衰弱病者）；大家也說到他是個人主義或個性強；措詞都是那樣委婉動聽，好像一種和平的溫暖的微風，吹拂大家，大家原來都是相處很好的，愉快的人們呵。

輪到我時，我望着陸康，陸康忽然嚴肅起來，頭頸垂得更低了一點，兩片嘴唇在黑的鬚髭叢中，輕微得幾乎看不出來的顫動着。我覺得一股熱力從心臟的那里沖上來，我有點恐懼，我要說出來的話：「我沒有意見。」

大家一定要他留下些話給我們，彷彿這是很重要的事，永遠不會忘記的事；大

家都把腰挺起來，望着他，有所等待。他却一動也不動，低沉沉聲音說：

「我想到一個更困難，更忙的環境中去，……也許第二次再把我送到那潮濕的地方去，不過，我沒有什麼。……這里很好，只要我們記着，和我們生活着的，同時，在其他地方上，正在一排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。」

第二天，他和來時一樣輕便的離開了我們，所不同的，是落雪季節已經過去，河上的冰開始溶解了。我望着陸康的背影，一直到他隱沒在那黑色的河岸上。他走了，自然我的平靜就回來了。不過，這平靜的日子過了一天，兩天，忽然我感覺到失落了一種什麼，是什麼呢？我說不出來，只是由周圍的平靜里，如同煙霧一樣展開了一種寂寞；這寂寞開始想壓平我，我比達到前些時的騷擾還痛苦，我只在各處轟轟的轉來轉去，我覺得真正的空洞；尤其是當夕陽從發綠了的樹枝隱沒，黃昏從河濱散步的人身上邊擴大着了，雞又遭殃的咯咯咯咯的叫起來，人們捉着，喊着，跑着，那時我簡直是那樣那樣的寂寞得想哭起來了。

一九四二，一，二十二。

破
壞

王區長早晨一爬起來便去桌子上亂扯了一通邊喊着：

「蔣同志，起來，去貼標語吧！」

太陽還沒出來，只幾隻蒼蠅，在半空打着平靜的迴旋。床板吱呀吱呀的響了一陣，叫做蔣同志的，也伸出個懶腰想爬起來，一邊還打着呵欠——昨天夜裏，他們爲了寫標語，一直熬夜到一點鐘，現在，那堆紙條子：紅的、綠的、白的、都塗滿了刺激的句子，有的搖着，有的遮在一齊。搔了搔，王區長他笑了，從他那黃焦焦

的臉上，倒垂着的粗眉下，眼睛珠是發出破裂似的紅色來，動着……

院裏，昨天落過雨，還有積水，長了綠鏽似的。

突然——從那稀有的幾根黃梢竹竿後面，一個人跑來，喊着……

「老王……老王……」

他是瘦瘦的，繫在腰間的皮帶上，掛着只八音子，東北口音，一進來，就抓着王區長談起來。

從這黑黢的，連窗戶紙也沒有的屋裏，蒼蠅更多了，嗡嗡的響。

他們談着——在這一帶，這一個禮拜裏，是「七·七」紀念週。在七月，河北燒着火一樣的熱，太陽就像個火盆，烤在頭頂上，從那綠色的莊稼地上噴着旱氣！——這些天，王區長是忙極了，西面的三個村莊，都在前兩天開過了紀念七·七大會，每一個會場上，他的發抖的嗓音喊嘶了，他更從各處帶來一致的一句話，這句話像鐵一般結實，激動着人的心，他興奮的記着它，叨唸着它，準備今天下午，冬溝

築大會上喊出來。可是他的喉嚨啞了，現在水也沒用了。

蔣同志提個漿糊筒，挾着標語，走出去。

「你的動員工作做得怎麼樣了，老王？」

「差不多吧！……我相信，今天，明天，後天，我有把握！」

「什麼把握？」

「你等着瞧……」

支隊的團部委的指導員黃振九，興奮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頭，告訴了他——事情配備得差不多了，在兩面的一團人，今晚已向東北方向指定的地點開拔了。……

多溝集的街上，牆頭，出現了花色的標語，一條條的閃着金的陽光。

下午，在村外頭的關帝廟空場上，開會了。王區長蒸熱的淌着汗，他站在水台子的右角上。

風，簡直不會從田野上吹來一點，幾顆楊柳，也是乾燥的。農民們，坐在地面

上，往上看，那橫著的，寫了「紀念七七七大會」的布條是沈重的，紋絲都不顫動。在那下面，瘦瘦的黃同志，正流着汗，嘶裂那早就吵啞了的喉嚨說着話。

人們的聽神經，跟着聲音波動着。

去年今天，一把火從蘆溝橋上燃燒起來，田野上像放了荒一樣，襲擊砲，子彈。

然後，是隊伍，農民們也跟着站起來。

從那時起，組織起來了，人們的眼睛看着，他像一顆流星，王區長在會場上，

在飯堂裏，他走了，去開會，又回來了，……

跟着那喉音，人們想起這樣一個不平凡的年頭。黃同志因為激動，臉是紅的，

一只手在揚起來，揮着，最後，他停下，喘了一口氣。

突然，從右角上，突出另一條劇烈的，顫抖的喉嚨響了：

「紀念七七大會，我們要把手子趕出中國去！」

農民們低聲說：「王區長！」他一只右手掙着辮頭，向上擡去。因為喊的用力，身子是傾斜的，抖頭的，一只腳提起來。像一個爆雷前的一條閃電，跟着這充滿了熱情，蹣跚着火星的一聲喊，整個會場上的嘴，都張開了，叫着口號。在宏亮的響的洪流裏，那一條抖頭的聲音，是堅強的起着融會的領導的作用的。立刻在那些橫索的，棕紅的農民們的，婦女的，孩子的臉上，展開了一片笑痕，朝着燦爛的從額頭上綽垂下來的太陽光綫。他們有的是從田坎上剛丟下鋤頭跑來的，身上還滿沾着泥土；一種聽激動的，伸手去摸放在身旁下的鋼標梭子滑滑的白蠟桿。婦女們，有的抱着小孩子，她們的臉是更紅了，他們都在聽着。有的，也在看——那是他嘔，王區長，他今天穿了一身白的土布衣褲，禿頭上的頭髮是稀疏的，擦不着汗。他一只手擦了手帕擦着，……

一會——來了一陣鼓掌聲。

呵，瞧！王區長跳到中間來了。很多人讚嘆的笑了，悄悄的。

「他叫王二禿子，是胡村的……」

「呵——他天天忙哪！」

「嘿，他在聽你呢！聽，聽！」

這樣，王區長的眼睛光亮的動着，他沉痛的說了，喊了，是吵過了，他說……

「……鄉親們！前天上午，我到胡村開了會，李村，石盤，都開了會，這是個什麼日子呀！七·七……不，你們該還記得，去年，日本鬼子佔去了北平……

天津，一路殺人放火，現在一年了，明天，後天，就是了，……咱們來開這個

大會，不用說啦！咱們要死也不改換的打日本，日本不送不走，咱們就打，咱們區域更大了，更結實了，……」

他興奮起來，唾沫星濺起來，白沫子擁在嘴角尖。他伸着手：

「可是咱們拿什麼來紀念七·七，這個日子呢！……我要告訴你們，誰說空話，就是放屁，可是他們說了，胡村的，李村的，各各村戶上都說了，誰拿咱們的

血和咱們的肉來紀念七·七，就是說要拿真的行動來紀念七·七！」

臺底下，海面翻個大浪一樣呼的噴起來：

「對呀！叫好呀！」

「拿真的行動來紀念它呀！」

他們的眼睛都紅了，瞪着遠處，心是砰砰跳的，遠處三十幾里外，就是平漢線呀！

雄壯的歌聲，由人羣裏沖出。他們是站起來了，揮着樹根般結實的有楞角的胳膊。王區長笑着，淚在眼睫毛上閃盪。他面對着人羣，在他的腦子上更閃着；火盆般太陽照着的田野上，胡村，李村，石盤，人，一排排揮着手靈靈站起來了。

二

四點鐘開過會，連茶也沒喝一口，他騎上自行車去參加了東面一區的大會。

「西瓜！西瓜大瓢高呀！西瓜……」

圓的，還白蘇蘇的瓜，在一片青石板上切開來了。

街上，從浮動的輕黃色的暮天的灰塵裏，白天的餘熱，還是更狠毒的留在着！

！在賣瓜的小攤旁，正有一個山東省的老者頭子，打開那盛滿薰魚肉的紅漆桶裏，掏出那肥肥的灌腸來。這樣聚集了一堆人，貪饒的圍攏來。透過那一只紙燈籠上閃出的白花，靛藍擔子上沖出骨髓香的水氣來。一個中年的人，他本來正斟着碗酒要喝，突然，他欣快的告辭旁人說：

「王區長回來了！」

是的，那個瘦窄的人，剛剛從十五里外趕回來，推着自行車……

「老王！——老王……」

在雙義成門前，給誰拉着，急灼的談話了。

等他回到那區政府的院裏，悶熱，使他再也忍着，他把小褂子剝掉，露出綠

實的黃色的胸脯和臂膀，在那胸脯上的汗毛上，掛着一片細細的汗珠。他站在那裏，悶煩，灼急，落在他的胸上。……這時，從後院，那平日是陰森森的磚樓上，避來婦女救國會的趙同志輕鬆的笑聲。他想小蔣這孩子一定在那裏，……在他的周圍是一片漆黑，他憤怒了，在這蒸悶的黑夜裏，他捏着拳頭，想罵他……

後面，歌聲愉快的透過來。

他一下跳到院裏，他簡直要叫喊了，掙着撕裂了的喉嚨。

風，輕輕的從頂空吹下，他靜止了，他暗暗的笑了，低低的責備自己。

「爲什麼呢？……小蔣也一樣忙，該玩玩的，爲什麼呢！……」

重新回到房裏，因爲幾天來興奮；奔波，他的身體實在是疲倦了，……等劉把自己濕漉漉，黏膩膩的香背倒在那床鋪細細的涼蓆上，聽着街裏有人在彈絃子，他長長的舒了口氣，疲憊使他很快的睡着了。

胡村離多溝集七里半地，王二禿子兩年前還在保定唸書，後來，就在這兒關帝

廟小學裏教書了。

現在——一種喊聲從大平原的各處喊出。這一年是在血肉當中過來的。跟着敵人的砲火，這兒是落在敵人的後方了。但是，從冬天，一個名子帶着勝利的意味出現了，這像強有力的太陽，擁出在這北部從恆山山脈中逶延的更遠的平原；河川、樹林的上空。從這裏送出自由的歌聲和槍聲。從這裏，由滹沱河、磁河、沙河的肥沃的岸邊，人、和風一樣湧起來，他們把着最艱苦的增崗，守着國土。——從關左籬笆牆裏的人叢中，舉起手來，王二歪子如同每個區裏的流星似的，他由沉悶中間，朝着戰鬥走去。因為二十里地外就是長長的一條黑線，平漢路，常常是在戰鬥着，砲聲經常的落在農民的耳朵裏。四五天來，他跑着聽着：

「拿血肉來紀念七——七……」

跟了羣衆的希望和要求，從遼遠的懷心裏，早來了命令，是：「總的破壞——」

向平漢路！

一團人，往東北方向去了。支隊長嚼着寒紅色的馬出發了。這冬溝集的一部分，也是等待着命令的。

軍隊是和羣衆分不開的，王團長是始終堅定的抓着一點，……
夜。一只螢火蟲飄飄的從窗口飛過去。

他醒來，跳起來，——他點了煤油燈，燈火照着，他臉上已經沒有汗漬，粗粗的眉毛，往下興奮的，沉重的垂着。眼上，突出那堅強的光亮，……

「老王——你醒了，我到團部去過了！」

「小蔣——他們怎麼樣了？」

「差不多。」

「呵哈！小蔣，你一天差不多，差不多！」

「是嘛！他們準備着出發嘛！」

燈光下！——小蔣的圓臉是發紅的，低着頭，去翻桌上的油印東西，突然翻着

星一般的眼說：

「東面區裏怎麼樣了？」

王區長正欣快的望着他，這會便坐下來：「差不多。」

他們倆都笑了。這爆炸的笑聲，鐵鍊一般跼盪着，碰着夜腳。王區長收着笑聲，用那巨大的手掌拍了小蔣的脊背一下，——他肚子裏有點飢餓，可是被愉快遮掩了。他閃着火的眼睛，望着窗外濃粘的黑色，他說：「噲……：新的戰鬥又來了，小蔣，——咱們不是說過嗎？賊完了，要行動，行動，也不要你的準備隊，農民們，咱們的好鄉親們！——噲！你的槍呢？擦一擦吧！」

「擦……：我早晨還擦過呢！慢點，有頂門子呀！」

王區長抓着他年青的熱情所珍愛的手槍，很熟練的拉開栓，讓子彈一顆顆跳出來，……：

「這穗子，噲！——趙同志給你打的？」

燈光下，跳蕩兩顆年青的心。青年們的力量，醉酒一樣沸騰着。

那青幽幽的槍膛裏沒一粒土。——他然後從腰帶上掏出自己的一只「拐尺子」，開始擦起來，帶着戰鬥的期待的忍耐。他咬着嘴唇，站在那裏，細心的檢看着，擦着。一會，小蔣的眼皮合上了，他在擦。蚊子在胳膊上叮了一個泡，他還在擦。夜漸漸深起來，他還在擦……

三

七月五日，這天，各溝集土來了幾個村子裏的人，談論着：準備了的動員工作的進展。

整個向冀西的平原，是動了。——在一個堅決的號召下，人們是忘不了他們的敵人的醜恨，人們都是摩拳擦掌的，緊緊握着那滑滑的白臘杆子……

太陽的光，消逝了海霧似的淡煙，照在街角的牆頭上，在那兒：

一塊塗了黑灰的四方紙上，寫着：「……米振香女士，真是婦女的模範，她救小豬的五塊錢，買救國公債了，……」

從下面走過去的人，都興奮的笑着，訂着。

王區長突然出觀在這兒——也勝利的，看了這好的消息，然後，很迅速的走過去了。

他到過幾家的場院裏去過；在那黃焦焦的坪院裏，牛散開的擺着尾巴，……一處，小夥子正把黑驢子架到輓上去；長長的套繩拖在地上。在車轆上栓着一個小的黑油瓶，他正聽着油往車軸上點着。——王區長他看見各處忙碌着。在輓邊，廚房裏；響着馬牙嚼着木槽咯咯——咯咯聲音的草棚前，他達到他要尋找的人。這些人，都是好的農民，都是耐心的早就商量好，單等他來送信的。因為，他們已經不是一次上戰線了，光是拆下來的青銅鐵軌，帶回來交給鐵匠來打出的標槍頭子也不少。他們是常常希望再來一次，再來一次的。一會，當他到了他家，……那

個人正拿斧頭修理着木限。他們談起來，突然，從後面來了一個人，那是一個有鬍子和星星眼的老人：

「王先生！你可別欺老，這話就瞞我嗎？」

「不是——老爺子！」

「那就好，哼！別忘了我就行，哈哈，……」他狡滑的、豪辣的笑着，去鑽豬了。

王區長到了團部，那裏是相當亂嘈嘈的，電話鈴不停的叮鈴鈴……的響。那個尖鼻子的團長李紫宸，打着湖南腔，在隔壁打電話：「……；哼！是呵！冬滿集，團部呵……；呵！支隊長到了嗎？怎麼樣？……；呵！××團他們今天出發了！……；好，我們去取得連絡呵！一定……；」

牆壁上的地圖，一張張掀下來了。好多木箱子在裝東西。

黃振九同志捏了一捲細細地圖，和王區長走出來。他們商議着……

從這天到第二天，六日的早晨，——整個多滯集的人們都知道要「出發了」！

各處都活動着，從那潮濕的路子上，一批批的部隊出發了，他們攬着槍，交叉的子彈袋、水壺、……走了、各連、各排、各班；留下來的掃營底子的同志們，忙着清理經手的事情；門板；掃帚；簾簾，一件件的送回老頭子，老媽媽的手裏去了。交通兵抗了短的梯子，爬上去拆除着電線，一盤盤繞到手臂上。……

早晨的霧，還遮蓋着遠遠的莊稼，莊稼葉上掛着詭祕的大顆露珠，黍粒一般垂着。

李團長，黃指導員——十幾匹紅的；黑的；白的馬，噠噠的跑去了。

由那黑森森的屋裏，透出清晨的歌聲。趙同志興奮的跑出來，王團長，蔣同志，他們都就要出發了，她是負責這短時間的蕪裏的工作的。莊稼現在從各各村莊裏，很多男人，農夫，要暫時離開，而那些查路條；放哨的工作，就落在王三嫂，李二姑的子肩上一樣。她看着他們出去了。王團長他們，迅速的左腳一踏，右腳一踏，

右腿，上了自行車，輪子嗡嗡——縣縣的擦着地上的沙土走了。只有活潑的小蔣同志過身來招招手。

冬滿集二十幾個農民，是吃了早飯，坡了兩塊糗糧出發的。

王區長一面蹬着車，一面吸着清涼的空氣，……

到一個岔路口上，一個高個子大眼睛的，昨天才從敵區的×縣裏回來的。他一直往東去，往一區的區政府去取連絡了。另一個寬肩膀，眼皮上有塊傷疤的同志，是往南十五里的白露坪去取連絡了，——這樣，只剩下王區長，小蔣和一個章國村同志，往前進。陽光把他們的黑影，從小徑上投到高粱棵裏去。過了一片沙地。又繞過一條小小的河流。他們然後一直朝向東北了。從此便完全走出半山地了，一眼望去是連一個坎口也沒有的平野。顧着小小的沙河的支流，那莊稼在七月的微風裏，沉甸甸的搖也搖不動了。

三個人都流着汗到了城家旺的村外邊，便遙遙看見：

驢面，兩匹馬在路上急馳着。——前面一匹紅的，後面一匹白的。那創起來的塵土，花朵一樣捲動着。等他們趕過去一看，那前面跑着的是李團長，尖尖的鼻子，上帶着微笑。他們一齊走向滿定裏樹林子遮着的村裏去了。——在村裏，滿得是兵，有的替賣飯的拉着風箱打——擻打的，有的在嚼燒餅。那面，一排担架，擻在橋根下，靜默的等候着今夜戰鬥中光榮的負傷同志。那面，馬隊堵緊了路綫。他們一露面，便從各處來了呼聲：「王區長！」「來了！」「呵！」「王同志你追得真快呀！」「哈——哈！」「來了嗎？一塊走，……」這是多麼感人的親熱的招呼呵。王區長揚起那失失的下顎，笑，使他粗糙的濃眉更變成八字樣的往下拖垂了。——前，他還舉起來一只左手朝各處招着。——那邊，幾個十二三歲的小鬼攆着包，提着馬燈，很迅速的跑走了。……

在這兒，王區長他們是不容許留的，他們還要趕到距離鐵路二十里鋪橋點處

董同志被人捉去關了，揮舞個手。

「老王——你不停吧！」

李國長悄悄說：「今夜十點，我們回目的是×縣，同時也封鎖沿路各處，……」

是呵，新日曉門來了。就在今夜，也許是露水軍演的時候吧！我們要拿車、肉來紀念「七·七」了。天一亮，就定這悲壯的日子來了呵！今天，我們要回平漢線去，齊道乎。往，我們要一直衝到蘆溝橋上去，……我們心誠意差，「克服這座橋」吧！這座橋嘛，兒也不過三百里呀！

王區長笑着，那樣堅決的笑着。

黃振九同志去攔架，沉重他說：「因為有另外一個任務，我不能同你一齊走，晚上見，……」他一面跨上馬走了。

從悶熱里，太陽晒着大地，閃閃發光和。

等王區長他們到了目的地掩腳，已經有一排騎兵歇息在樹陰涼下。

這個村鎮，敵人來過兩次了。在四五月裏，來了半天，農民們都躲到田地裏去了。只燒了三十幾間房子。

現在，真靜的，——一處，有木匠緊緊隱隱的拉着鋸鋸木頭響響。牆根下，有人打盹。

透過綠陰陰的槐樹，那殘破了的石頭牌坊，是靜靜的。一排排高大整齊的院牆，是靜靜的。突然，人們看到王區長來了，他們跳起來響着。

「早晨——東北角上砲響了！」

很快，那個一區區長來了。談過話，又回去了。他們五個等待着時間。

黃振九同志騎馬跑來，馬吐着白沫，……他下馬，便展開地圖，細心的尋視着。然後，跑回村政府去打電話，和在××縣四游擊隊取連絡。決定今晚行動。

支隊長騎西黃馬和大隊隊伍往前去了。

四點鐘——很多由遠近集攏來的農民，愈聚愈多了。在村外，一片柏林的修家墳那兒，差不多已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了。一隊隊的兒童團，給人包圍着。他們張開稚弱而是嘹亮的喉嚨唱歌了，……林樹密密的葉子，遮着焦灼滾燙的陽光，紅纒標槍在人們的頭頂上搖幌着，大家笑着，——眼中，那鮮紅的紅纒走動人的，跳盪的，從他們粗獷的胸膛上，噴吐出來的汁氣是濃郁的。

那面，一個人欣快喊了：

「來了——他來了！」

灰塵蔽滿的道路上，王區長耄耋頭，微着白布小褂子，頭帶上掛着槍，讓狗攏了手臂，挾了張不桌。

人們騾駝了，人圈展開了……

王區長跳上了那搖擺着的木桌，顫抖的喉嚨，石頭的崩裂一樣，劃過樹林下的

空間。——一層。一層的人們，胳膊挨着胳膊，靜靜的，而不十分安穩，那些紅纒槍，總是插來插去的。人們聽到：——「到了！現在已是四點鐘，我們的隊伍都佈置好了，我們怎麼樣呢？不錯呀！在冬溝集那個老頭子的話，我還記得，唔！就是他」……王區長一手插在腰帶上，那槍柄是溫暖的，沾濕了的，貼在肚子上。他伸出一只手，筆直的指着。人們亂哄哄的回轉頭去，尋找着，然後把眼睛盯在一個老頭子的臉上，他有鬍子，和兩顆星星眼。舉着紅纒槍，透過鬍子，他是那裏甜甜的，狡猾而又豪爽的笑聲。……「他說過，別忘了我就行……鄉親們！你們有李村的、石盤的、胡村的、誰也不會忘記的。……」

太陽赤紅得那麼熱的落在大地上，從顧差林脚外來了一個趕着驢的人。他喊：

「好消息呀！」

人們給這聲音驚着。這時，那個人已經擠過來說：

「……噲！開火了，在溝里。十二點鐘，你們沒聽到放砲嗎？……噲！」

白法子在他往上翹着嘴角上酒窩着，他臉是赭紅的：「我到×縣去挨芝蘭，聽見鬼子的傷兵，一挑挑的往回抬呢！……」

「好呵！……」平空呵；綠籬的喘響着。

像是灼燒的一條蛇——這第一聲勝利的消息，燙着幾十顆心。

「還提到五個活口呀！」

「走呵！趕緊呵！——你說呀！王區長！」

「去！到火線上去呵！咱們的事情是抬傷兵呵！老鄉們！公吧！聽見那電線杆子別忘記研斷，電線拿回來，那回不是抬了幾萬斤黑皮線嗎？手呀！破壞鐵路呀！

……」

下面瘋狂的喊叫了：

「對——我們要金鐵道再來多打幾槍頭子！」

「抬不了，幹他媽的扔在井里！」

「去呀——報名呀！」

突然，瞪着眼的，鐵齒鋼牙微笑着的王區長，吼着：「誰去離舉手哇！」

手，一千多只，粗獷的，磨出胼胝的手舉起來。如同你站在山頂上望着遠處一大片白樺林一樣，岌然不動的堅立着。人的外圍是那麼多婦女；穿着白布筒、紗的、藍靛色的襪子的、拉着孩子，用眼睛找尋着，很費力的跑着，看那一隻手是她丈夫或兒子的。不知道是開心還是怎樣，漆似的汗掛在臉上。但是從他們的丈夫的眼睛上是看不出有一點憂傷的；捨不得；留戀的。只是想多看他們一眼。因為他們就要走了。——颯颯的聲響，騾驢着各個的柏樹林。風也搖動着吹着嘩嘩的響聲。……多麼頑強呵！堅固呵！這一團。他們沒有想什麼的要走了。村莊上。驢在騾。豬打着滾在泥塘里叫。是高梁穗脫粒的時節了。可是，去吧！去吧！把村莊、莊園、牛、馬、在這一夜裏，交給媽媽老媽們，她們是會好好照顧管轄的。……



兩旁乾溝邊高起來的地方，莊稼在七月的晚風里搖着，晚飯，已經紅得沒有力量了，——在那上面，突的，一個粗野的把犁的孩子，響開刺人的笑子，赤着紅的臂和胸膛，跑過來，朝着這鐵的行列高聲喊：

「你們去破爛呵！好——去多捉一個活的日本鬼子給在馬屁股後頭帶回來的！」

大家嘩笑了，答應着。王區長也興致的笑了。

這時，午間勝利的消息，已平蕩了大地。到處傳說着；捕捉了五個鬼子的謬。

四邊里和隊伍匯合，在等着時間。這兒離鐵路沒有十里路。現在，天還是灰色的。——在村莊口上，地下，樹林里，很多人和拴着的馬。一桶桶的水，由那些堆

滿莠草和麥穗的院子裏拾來。很多老頭和赤禱着的小孩子。端了水碗。到處圍着：「喝一碗再去吧——喝一碗再去吧！」

擦黑了，駝背的殘缺的月亮，已出來在天空了。

一隊隊的，沒聲響的，站起來，走了。——旁邊有一行，打頭的是王區長。他的槍在手里，後面是農民們。路上，兩個莊稼還在趁着月亮起地。官道那邊，一個大板車的鐵皮輪，咕碌碌的響着。田埂上，矮瓜的黃花，眼睛般瞪在黑暗里。——與這同時，在整個大地上，由西往東，幾百個行列，漸漸接近鐵路線的地點移動。他們要在這深夜執行一個總的破爛。等曙光一來就是血的「七·七」了。——王區長輕捷的走前頭。農民們的工具：刀、鐵銼、鋤頭、擔在肩膀上。這樣，到了槐樹匯，離鐵路線六里了。

王區長跳到向後面去。好多人在那邊悄悄的商量什麼。一會，他又是一樣出現，在農民們的面前。

「蘇同志來！」

一會，一千多農民的隊伍，分成三堆。

一堆由小蘇和那個眼皮上有疤的同志帶着，悄悄向斜刺里往偏北的方向去了。接着——那些隊伍在動了。那個大眼睛的同志，移動了高高的個子。和那個軍國村同志悄悄走着。然後，一支農民，隨跟着朝南面的一片柞樹林下走去。王區長看着他們都消逝了，他微笑着，把槍一拉一拉，一顆子彈頂上槍膛來。隊伍，又悄悄回往前進。他顧着自己前行列走過去。一邊走一邊輕聲說：「不要咳嗽——腳步放輕點。不要咳嗽——腳步放輕點……」農民們的心微微顫了。下，隨即平復了。他們開始，着隊伍往前走了。整個的田地，已經睡在月光里，是那裏安寧，只那田埂上，驢子不停的拉着開口口鐵轆轤叮叮——叮叮叮鈴聲響着，這是整夜不停的音乐。前面：馬一匹走。一頭驢着隊旁的高梁棒子。

走。走。

前面；大地上起了一陣轟轟的震響。是一列火車，在鐵路上急駛過去。遠了。飄來幾聲汽笛響。

兩年前，王區長也是常常在夜間趕這條路——一樣的夜，一樣的月光——去坐上火車到保定去的。那時，火車是口國的，牠奔馳着，黑夜，白天，震嚇着大地。……這樣想着，他是有點難過了。忽然，一只飛奔的鳥一樣，一股憤怒，不能遏止的衝上來，他感到嘴的乾灼，他感到應該喝點水，便急躍了兩三步，跳上田埂上去。

黑夜下，一匹黑的馬，迅急的蹣着柔軟的寬急駛來。

「王區長！」

唔，這是與他們取連勝的黃振九同志。王區長跳出來。

「時間快了——戰鬥要開始了，你看！」黃同志在馬背上下彎着腰，伸出戴着電光錶的手腕：時間是差十分一點。

「好，開始吧！」

「我們的連，請不要斷，我們先四面截斷，你們就動手，槍聲不要怕——轟！」

給我點水喝！」

黃振九就他手里喝了清湯一口水，立刻，一提鐵繩，那馬頭昂昂抬起轉過身了……

隊伍慢慢更疏散了，——在王區長面前，一個個繞着哨兵走着。

拐過一片地角，看見鐵路線上，一串燈亮着。

——噢，敵人的警戒嗎？……不是。哨兵來了，傳話着：是老百姓給敵人攔迫來站崗的。剛才，哨兵一出現，他們看清是中國兵，便都把燈掛在電線杆上躲開了，……

一陣細步，王區長首先衝到平漢線上而來。

兩旁是敵人擱下的二尺多寬鐵軌。兩面，武裝的同志，手舉着槍，朝四面警戒

月光那麼明亮的從一塊滑動的薄雲里出來，發着深夜十點鐘圓滿的光輝，照在艱難的祖國的田野，鐵路，電線杆上。……王區長大量的呼着氣，捏着槍。——這時，一千米遠外，槍聲密的響起來，大家爬下了，一會遠去了，停了。……一匹馬橫躍過來說：「有二十個鬼，退去了，死掉三個。……」王區長平地跳起來，在他手上拿着的是長木把的一個鋤頭。他一鋤頭往鋼的鐵軌上鏗去，鏗出藍的火星。他嚴勵激動的喊：

「動手呀！兄弟們！」

鐵軌和枕木接連的釘拔動了，電線割斷了。……

東；南；西；北；各處，砲聲轟隆，轟隆的響起來。夜，十點，在河北大平原上，平漢線總的破壞開始了。在人們的腦子里，展開帶有明亮的曙光的明天，那時，整個的田野，是給太陽晒得紅紅的。

一個和一群

(一)

那馬燈盞盞着，照着他那條彎彎的腿，以及山坡上那野荊條枝子。管理員咽着彎彎的路往前去，又在繼續不停的前着：「開會罷，同志們！……生產會動！」那響亮的聲音在對面南山巔上撞盪着，嘩嘩的向谷底滾落下去。……二月底的風，在北方高原上，還是涼涼的。尤其是這夜間。已經七點多鐘了。透過那八個響洞，裂了一條縫的窗紙，吹出那熱燒的炭的廢氣，裏面吳同志聽見嘩嘩很不情願的抬起頭來。對面桌上，一個閃閃的紅臉，塌着翅的陳同志，趕緊把腰挺直，賊着地：「

生處會「老矣！」是嗎？！伸手把一柄用繩梯捕上的木籠斗從嘴裏拿了來，晃
「哈！」了一聲，然後，好容易把那一只背折起了一個角，再把那厚厚的背翻起
來。另外一個却早一步跳到門外去。聽見背後嘖嘖着：「啊！會太久了，會太多了
！……」

人們繞了小路徑一路跑去，這時黑夜間，只有星在高高的山脊背上，閃着初春
的愉快的曙光。

……大河東西兩邊，陳腐了石礮牌，發出嗚聲；……路內那一端上，是黑鬱鬱的
，中腰上突出一片燈光，洒在前頭小小的一塊碎石上，那是「救亡室」。

「喂！一種多少呀？」

「問誰開會再說，總不會比做差吧？」

……大家都悄悄閃閃着笑着，十夜在這間窄洞裏好像活躍起來了。

……那是一只馬燈，還有那是一只紅鐵皮的煤油燈。人們圍聚着那鋪了條灰布的矮

桌！！竊竊的人頭却把光亮遮着，看不清牆壁上那些圖像。所以連吳同志最後一個進來的時候，只感覺得那兒是一片黑糊糊，人們也更沒發現他可是聽見他在背誦着的話：知道他來了。那是他在榨用着腦汁，強記下他看的書呢！——尤其，自最近他擬定自己學習的計劃後，常常在吃飯時或者正在和人談話時，總會突然背誦起多少多少頁什麼什麼問題，或者某人怎樣怎樣說等等。然後啞的一下用兩個手指尖一擦，把那鼻尖鼻涕指下來……如果你忍不住的一笑，他馬上會面頰一紅，不再言語的走掉了。

「開會吧！……現在開會！」

很快的大家把問題集中起來，誰都在覆着——或開荒六十畝……

吳同志靠着管理員擠在那裏，伸出着有點微微偏向左面的鼻子。這時聽着別人熱烈的討論着說着，唾沫星在嘴邊上濺着。在他的腦子裏却昏沉沉的畫着一圈，他有點迷糊，但是馬上如同掣回一只手一樣，把念頭澄清了一下，他聽着那些個最響

完的字：「我們該熱烈的響應這偉大的號召，我們希望都成爲勞動英雄，」對他歡喜的把眼睛瞞了一眼那兩個張着嘴笑的小鬼……但是很快的他覺察到旁人都把眼睛着一個姓曹的同志，那傢伙有一副瓦狀的臉，結實的大手，捏個拳頭在下巴底下，人們都把他看做「突擊隊員」「勞動英雄」——突然主席同志在那兒宣佈着：我們要種多少地呢？這使吳同志忽然仰起頭來打了個問號。旁的人在問：「一畝地多大呢？誰曉得？」「哈哈！這就要向老百姓學習了。」「對！」「六十方丈是一畝呀！」……於是在大家的腦子裏盤算着，一個方丈，兩個方丈……

「我種一畝半！」「好。」

「我來一垧地！……」

當時吳同志是發慌了，不免臉角有點紅，但是很快有人抓到「勞動力的調劑」這一點，申敘着；然後說出較少的數目——主要的還是因爲他們不清楚究竟一畝多少長，多少寬呢？——所以當主席同志向吳同志問的時候，他是先擦了一下那藝術

家派頭的長髮，不大清楚的說：「半畝吧！」緊跟着他聽了旁人的「一畝，兩畝」一畝半，馬上感到一種自尊心的威脅。不過吳同志從來是研究藝術的，他很懂得怎樣叫「做美」，可不懂得什麼叫「餓叫餓」，或如何的去餓地，同時因為本質的關係吧：不過……不過還是因為生活吧！他從不重視體力勞動的，他覺得一顆熱烘烘的心是撲向學習的！他是應該多用腦子的，所謂智力勞動，像老實他們是應該的，他就是不用腦子的呀！分工，噯！是這樣的，透過那閃閃的明亮的玻璃燈罩，他瞟了曹同志一眼，那傢伙嘴裂得那樣大，嚙，白沫子，……這印象一直使他心有點跳，等他回到屋裏，噙起那插了段水管的木煙斗，重新翻到第二百九十八頁的時候，如同要補償剛才「坐產會議的時間」一樣——那是浪費嗎？不，但是他一直看到深夜十二點鐘。

(11)

曹同志，眼望着那一箇其樂融融，談笑的圈子，感嘆地說：「這日子，真像那……」

吳同志搽了揩鼻涕，重新低下頭，撥着碗裏的小米飯——這幾天圍繞着他有多的變化，那個曹同志是生鏽的隊員了，一個叫李中的小鬼，担任了農具保管的責任。當然目前，吳同志還沒有看見什麼樣農具，不過聽！曹同志就在那邊討論着這個問題，他是這樣的：一只腿高高翹起來，證着那劈柴堆子，朝着那管理員同志，祕書同志，將幾個面孔紅腫的人說着：「他馬上要同李中到南門外去買農具，管理員要騎馬到幾十里外去採辦種子。」沒有種子種什麼糧？……這是先決條件嗎！」聽着管理員那四川腔調，吳同志仰起頭來，太陽暖烘烘烘着他，有點燥熱！啊！真的是春天來了，三分春暖七分寒，望得見那白白一條河裏，半點冰凌也沒有，他從身子裏感到一種生氣。半晌，那匹癩紅的馬給牽來，上了嚼口，馬頓着蹄，掃着尾巴，管理員一邊吵着和曹同志下山去了，……

小鬼們唱着歌：

「開荒！開荒！……」

這個歌吳同志聽得都有點膩了，他最不受聽的還是那相當短促的A字，他趕緊把飯碗洗一洗，跑回去了。

在他那窖洞裏，這會，太陽照着牆上一張用顏真卿體寫的字條：

「路是人的腳踩出來的，只要你走就有路。」

在那一行黑字旁邊，還密密的打一串紅硃砂圈。他是學藝術的，不錯，這不只有那一路藝術氣味的長頭髮，實際，還是因為他是到過法國，到過巴黎，那巴黎的夜晚啊！——可是現在，吳同志不大高興旁人那樣問他！「噯！你是學藝術的，藝術家！」那他馬上會兩頰一紅，不再言語了。他同那場鼻翅的陳同志那樣發表過意見：

「噯！我不弄那一套了。什麼藝術，藝術……我現在要研究哲學……不，或者政治經濟學……不過你說呢？」

「其實只要你的是戰鬥的藝術，一樣是武器的。」

陳同志何來是實踐的，他對於吳同志的見解是如此：本質是個好人，可是舊的

意識生活，支配着他，變！他，他就是這樣一個人。

這天他聽到旁人講工具買來了。——好多人都跑到那面去看。吳同志生長在江南，雖然去過巴黎，卻沒多少時間在鄉村裏蹲過，當然囉！春天清明前後，也到過野外踏青呀！看看桃花呀！不過認真的問起來，一顆米粒是怎樣生長出來的，可不明白，尤其是這北方從小就聽說是萬丈黃土，吃的種種都很苦。「工具！到底是什麼樣的工具呀？」這樣好奇的想着，他也跑去了。——那兒太陽光照着，小鬼李中站在中間，手裏拿着一只「工具。」在哇啦，哇啦說什麼。

「這叫什麼呀？——我們叫鎬呢！」

「哈哈！……鏟頭！掘頭！」

那鏟頭是黑鐵的一塊瓦狀的東西。木柄却是彎彎曲曲不大像樣。吳同志心裏打了轉，却覺得這柄倒具有一種粗獷的美。

還有！——就是李中的左眼球是發亮的，死藍的，彷彿是白堊黏成的球，又發亮

長了綠鏽，但還是跟着眼皮眉毛，一轉一轉的。在他那十五歲的臉上却印了二條門爭的痕跡，那就是左嘴角的一塊青漣漣的傷疤。吳同志對於這塊土地，這些個人，無疑間的都是非常高興的。他自從到了這塊土地上，他那樣愉快的笑了。多少少年，多少年，理想中的理想啊！現在我到了，我生活了，我還同他們在一起，常常那麼親切的握過手，現在他就一雙眼睛到李中的眼前，很緩和的說：

「小鬼！你要生產麼？小鬼……」

「嘿！我為什麼不生產？響應政府的號召麼！……」前方的戰士們停戰，我們就要生產，糧食是要緊的，娘寶貴的，我可挖上它兩桶，你信不信？你呢？……」李中把那銅頭一丟，頑皮的翻着那一顆石灰般的眼球，……」吳同志給還有微寒春風吹着，他指了一把鼻子，臉孔紅了一下，……」山腰裏旁的同志忙的插上嘴：「體力要調劑，你曉得嗎！吳同志還要做很多旁的工作呢……」吳同志心裏却自己想：「我還要用腦子……」額頭的刀子雪白的，對着

太陽光發笑。吳同志慢慢的走向屋裏去。他感到一種內心的不安，他繞過那裏，想來想去，他承認自己生活是不大好的。不能吃苦。……馬上他爬起來，抓住那插了一截筆管的木煙斗，放在嘴上，拿起筆在一張紙條上寫下：『一個人要勞動，不勞動就沒有飯吃。』勞工補聖。忽然他覺得後面這四個字很美，他想寫一首詩，可是他馬上想起從前在巴黎寫的詩，馬上思緒很亂，結果把紙揉掉，跑出去了。魏梅二守逢見那瓦狀臉孔的曹同志呼哩哇啦喊着：『喂！該你們去取水呀！』原來最近十餘他個又組織一個勞動突擊隊。一切要求自己勞作，取水，燒飯。……隊長呢不隊長是曹同志。曹同志有個外號叫『一根腸子通屏眼』。因為他是個直筒子的皮氣，可是滿身都有股蠻勁，不只臉像只馬，連紅紅的，就那付四尺半長，有三尺寬的身子，也相當像滿有力，邁着手也是方的，腳還是方的，他一邊走，一手拍着吳同志一下。吳同志很有涵養的笑了一笑。馬上跟着剛從屋裏起來的陳同志，趕了驢去山下的河打水。

黃土地上，一根白色的路。腳下的草有點灰綠顏色了。吳同志，一面走一面想：

「以後一定勞動——勞動……」

四桶水打上來提上驢脊背去，他已經出了汗，臉紅紅的，鼻尖上一顆鼻涕珠，跳動着。他「噙」的兩手指頭夾咒了一句：「媽那個尿的！」憤憤的走回去。連哼一聲也沒有。吳同志就是這樣怪皮氣的冷熱性，變化無窮。——從那條山路，從那個山脊到那一個山脊，晃動着：「生產——勞動……」可是在他們勞動突擊隊的紀錄表上，旁人的名子下，都是「一次，一次……」的寫着，在吳同志的名子下却寫着好像初冬的計溫器一樣，一天降落一天：「一次，○，一次，○○……」

近來他似乎又病了，他把那天寫了又揉了的字條都扔掉了，他還是退却到那樣地步，是：「我是，我是應該多用腦子的所謂智力勞動，像老曹他們是應該的，他們就是不用腦子的人呀！分工……」

這天——吃過晚飯，太陽正紅殷殷的照在對面山嶺上，那些荒山滿長着雜草。

吳同志放下飯盆正在想：——昨天老陳的話也對，他不是說不應該輕視體力勞動的，……老陳真是了解我的，他常常那末親熱的來談談，還有老柳老王，想來想去，過去他們給我的影響很好，……自己呢？也真應該好好的改變一下……

「喂——拉直一點嘆！小鬼！」

這是那瓦狀險曹同志的聲音。吳同志抬起頭來一找，原來在對面的荒山上。

嚇！那荒山上，爬着很多人，——曹同志扯了一個繩子，和一個小鬼拉着，東跑一跑蹣下，把繩子比一比，西跑一跑蹣下，把繩子比一比……在那針針的陽光裏，他們是多麼愉快的跑着，人們在這塊土地上是多麼愉快呀！「我也是愉快的！」吳同志心裏笑了一下。

突然那面又在唱：「開荒△開荒……」

是一羣小鬼，還有陳同志他們。——吳同志望上看見一張臉，一邊嘆，一邊那壽上的石灰紋眼珠和一块雀兒屁股似的傷疤在扯動着。……

不知爲什麼，吳同志的心上會襲來一股暗影，他微微感到一點寂寞，孤獨。！
！他事嘛！在這樣的土地上，在這樣的人羣中間，在今天大家都團結緊密的。！都
是抗日，都是同志！——管理員常常說的這兩句話，雖然聽着四川腔調，話是一
點不錯。吳同志一塊木頭一樣站在那裏，沈在思索裏面，爲什麼呢？這裏，那裏，
不都是人嗎？荒山唱歌的一羣裏，我爲什麼不能擠進去，也那樣愉快的笑着，啊羞
羞，手臂還要一揚一揚的，我爲什麼不能呢？他那突出的鼻子，像計溫器一樣，
因爲要愉快，馬上暖了暖，可是他沒有動——他想到自己是不會唱歌的，一個不會
唱歌的人，爲什麼一定要唱歌呢！所以每次的同樂會上大家怎樣熱情地拍着手喊：

「吳同志！——來一個嘛！」

「吳同志，快快樂！吳同志快快樂！」

可是誰究根據那個理由，沒做過聲，現在給噤了唱歌呢？一個人不唱歌就不行
！

着。突然一陣子的篤的篤的腳步聲，從遠處跑來，大家回過頭來看，是吳同志，他沒戴帽子，頭髮長長的披着，一擺一擺的，跑過來他就擠進去看。原來那是一幅關於生產，土地分派的通知。……他匆忙的很迅速的把眼睛一掃，找到自己的名子，再去找那擠在一人一坳的中間的一小塊，他看見了，心上突然怎麼樣顫悸了一下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「這是我的一坳！」李中伸出豆蟲一樣粗的手指頭，朝上指劃着。

太陽已經不在這面了，小小坪場上來回躡着人，——人們的心上都爲這千百畝荒地忙迫着。吳同志不知不覺的叫那煙火漸漸冷却下去了。於是他輕輕伸出手，把木煙斗取下來，那插上去的一節筆管，他還捏着擰了擰。然後茫然的又退了兩步。——這時突然彷彿誰用一只錘子打在釘子帽上面，他感到一種觸電似的震駭。人羣裏一個小鬼在喊：

「這誰的！——嘻嘻！——小塊蠶豆大呀！」

「雀屁股大呀！」

他沒有再聽，他也沒看指的是不是他的，他走了，腳步聲掩在那笑聲裏。

怔怔的對着鏡子，——鏡子框早破了，拿一條鐵絲拴着了。裏面他的面孔，是灰白的，凸出的鼻子上沁出碎汗珠來……

「吳同志！」

是陳同志親切的從背後伸出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背。他翻了翻眼珠從鏡子裏看見——閃閃的紅臉上，一顆鼻子是那樣的塌着。同時他的嘴也在動！「……你不要再爲了，一些小事故太難過，比方生產吧！……因爲你的身體差，是應該這樣的，你沒聽見五六期解『放上』，李富春同志那篇文章裏不是注意的提出，身體弱的，體力的調劑嗎？……」吳同志像把臉浸透一盆溫水去，他吸了一下鼻子，慢慢轉過身來，看看老陳：「是的，我明白……」

他又艱難的垂下頭去，——陳同志是具有才能，很可以影響旁的好幹部，自從

同吳同志在一齊，他是時時刻刻把克服這個的弱點看做是自己的任務的，所以他們是能够談得來的。起碼他不是一般不能了解吳同志，而沒有耐心去影響旁人的作風。他很清楚的曉得在這個時候，在對面這個人的心裏，是充滿了怎樣的情緒，尤其最近他知道吳同志，常常有些孤獨之感——但是馬上他那麼詭秘的笑了。這一剎吳同志在這小小刺激下的感情的激動，都是給他留心着，觀察着，他想——這樣慢性的老吳走近我們了。

突然噴下來的窗紙上——紅閃了一下，兩下；
像風颼颼的在響，又不是風，是火苗的撲騰聲音吧！他頓馬上走出來。吳同志

大聲喊：「哈！真好看！」

對面生長着荒草的山嶺上面——野火燃燒着，曹同志，管理員李中，還有幾個人，都彎下腰在划着火柴去點着野草。草還是枯乾的，那嫩綠的細細的小苗剛爬出來，貼伏着。那下面還隱藏着無數的草窠，無數的蟲卵，但等溫暖的春風，把一切

生命復蘇，可是現在，一把野火馬上要把一切燒光，燒掉，燒得乾乾淨淨……這把野火像地面上滾的太陽，這太陽的熱可知是從人羣的手上點燃着，人們要把荒山變成黑山然後種出六十萬畝良田。——火紅的旺盛的晒了草的茂盛與稀疎，這兒向那兒，那兒向這兒曲曲彎彎的燃燒着，很迅速的爬向山頂去：「總總……總總……」緊蹙着，搖着擺着，那股煙更向草上飛去，很快的整個山紅了，燒熱了！——人們一個個黑斑點似的，在那裏跳上跳下，「點着！點着！」……幾個小鬼一面高笑的揚着胳膊呼喊着……

火照紅了藍的天，把山谷裏將要昏昏下去的黃昏，重新燃着了。

對着這把野火，吳同志緊張的感到一種生產力的跳盪奔騰，他趕緊的閃過身來，握住陳同志的手！

「這很有意思，只有勞動的力量，能克服一切……」

晚上許多山頭都燒着野火。他站在那裏看着，一直到夜深，使那火更紅更好看。

了。——陳同志跑到雜務人員的窩裏，去上識字課了，他在那羣小鬼裏永遠像顆星一樣，被他們眺望喜悅着。這種熱這種感情，吳同志沒有得到過。現在陳同志却在那裏進行着問題——「生產運動」的解釋：『你們爲什麼要生產呀？小同志們！』——像一滴露珠在荷葉上一滾，這句話在吳同志耳朵裏也是那樣輕快的。他又往前走了幾步，側着耳朵聽。

『……你說爲從事生產，是響應政府的號召嗎！你說是否？……』

是石灰眼珠的傢伙。一點不錯，吳同志微微的愉快了一下。

『……是爲了克服抗戰中的困難，那一次不是說過了麼？我們說爭取抗戰最後勝利，一定會有許多困難，可是我們要克服它們！對不對？……』

『……』有兩三個小鬼咳嗽着。

『那末我們更應該拿我們的實際現象來說，將來一定會達到財政上，經濟上，物質上的困難……』

吳同志很有耐性，毫不疲乏的聽着——半灣，里面不響了。誰輕咳嗽着說：「唱歌吧！」他把靠在土壁上的背背挪開，心裏想：「一定又是開荒！開荒……」他朝第八個竅洞那面走，這時在山裏沿着山岩小路。有一種枯焦的草味。而在吳同志的腦子裏却閃動着四個字，「勞動生產」是紅的，有剛才荒山上的野火那樣紅——他回去了，先燃了些煙葉子塞進煙斗去，一袋兩袋的吸着，然後他在一張紙上寫下幾個「理論與實踐，理論與實踐。」他心裏卻是興奮得微微跳動的。

四

春風吹暖了大地，吳同志也因寫暖的關係吧，鼻子尖上不再掛着那一滴鼻涕珠了。——不只這一點，同時人也變得健康了一些，也常常在太陽光下走來走去。

「開荒在一天的早晨開始了，——我們所有荒地要在三月底開完……」

吳同志是第二組的。當那清早潮濕的霧腳剛離開山背背，——他們一行人在順

着谷底的石塊往荒山上爬去。吳同志揀雜在後面，他把那只插了半截筆管的木煙斗，裹在雨布煙袋中間，放在口袋裏頭，把那鋒刃還沒下過土的鋤頭橫在肩膀頭上。他一邊走着，一邊羞澀的含了一種好奇心境，望着每一個人閃閃的背脊。——荒山上，一片片黑野草早給火燒剩下餘灰，太陽晒着，却想把它溼進土裏去。他們開始舉起鋤頭「哈啞！」一塊土帶着那雜短的头髮一樣的草根翻轉來，當吳同志第一鋤頭帶着力氣下去時，他暗暗的笑了！「嚇！原來這樣鬆的土，到是不用多少勁兒！——」一排人往上走。一面鋤頭「喀嚓——喀嚓——」緊響，一面閃着十分尖利日光好像小鏡子「晃晃的……雪亮，顧着那藝術的長頭髮凸出的鼻子，汗流下來。他站在那「蠶豆大，雀屁股大」的地上，偷偷睜了旁邊一眼，臉有點紅。——那邊空中敲着石灰般的眼珠。陳同志咬着牙，把塌塌的鼻子翅綳得緊緊的。突然，那瓦狀的臉一伸。那兩片紅頰攢聚着凸起來，他張開嘴喊：

「加油呀……要做飛機，不要做烏龜呀！」

一個瘦瘦管收發的同志，飽着掛過彩的大眼笑喜喜的說：「你自己倒像個鳥龜

呢……」

從那荒山的傾斜角度上，笑聲吹開來。但是在吳同志頭上，像飛來一塊陰雲：

那面：開荒A開荒……

吳同志對旁人說：「趕情開荒也沒陰，就是胳膊有點酸痛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！

」邊說着，他馬上凝神的叨嚮着，多多少少頁，他去翻開書，把腦袋探出去，像游

泳池的跳板，那麼吃力的往前伸着，可是因為想去總務科，領一枝「雙料羊毫」來

，他跑出去，——在總務科給洞裏，圍圍浮着藍的香煙，人們圍緊着看。吳同志也

擠過去，那是兩張紙，泥印印的，寫着：生產運動競賽條約

。後面還有經濟工作檢查、標準及辦法……吳同志眼睛放著光，望着那些陌生的

字，什麼穀雨芒種，什麼第一次播種，在苗子生二葉時，穀子生一寸高時，第二次

種地擴土，苗子長一尺高時……吳同志雖說有點摸不着頭腦，可是他喜歡這一串

字眼裏的濃郁的土氣味。他聽着旁人的嗤笑，他不知道自己那凸出的鼻子，是如何往上揪着，而且大大的張開來發出那枯燥的鋸木般的響聲。突然一顆石頭似的拳頭，搖擺着轉着那發霉的眼珠濺着唾沫，喊：「娘他辰的，我們要那飛機！」

「競賽！看見沒有？聽見沒有？同志們……」

如同火燃紅了的一塊瓦，在旁人的肩膀上搖擺着，吐着鐵錘般的響聲，猛的砸敲着他一拳頭！

「他媽的，看你——腸子通一根屁眼。四四方方的像烏龜，你當生產隊長成問題！」

話還沒說完，大家笑起來。曹同志捏捏看那張紙，瞪着紅瓦上兩個小洞似的閃眼珠子，哇噠，哇噠的：

「飛機！你信不信！……」

天天早晨喝完小米稀飯去開荒，——荒山上綠紗羅列着很多已經開完的方塊

子。

吳同志臉上也像上了一層油彩似的發着光——當他一鑷頭下去，土全濺進鞋裏面去了。他又舉起來，在凸出的鼻尖上代替了冬天的鼻涕水一顆涕珠，那末頑皮的動着。不久，當他在救亡室的紅布上發現一個條子寫着：「緊急指示——關於立即進行生產突擊運動的辦法——各單位必須立即進行生產突擊運動。——」他很快的感到，心中「碎碎」的跳了一陣，他悄悄的離開那裏；一面走，一面翻開兩隻手掌，每只手上都磨有四五個水泡有的已經塌在皮膚下，有的却還像魚鰾似的鼓着。突然從那裏刺進腦髓一點細細的酸辛，他重新記起那一句話：「……智力勞動……分工……」但是馬上他站住了，像背誦什麼書第幾頁一樣，自語着：「願借這一隻手嗎……」

(五)

吳同志開完了他那「蠶豆大雀屁股大」半畝，又走到曹同志那裏，要求再分派他。曹同志意外的笑答，答應他。

現在，山整個看起來，一般的發生了這樣一個現象。這也許因為隊長是個「一棍子通屁股」的人物吧。他常常在喊着：「你們不動彈嗎？……你們……」他想着荒山上整個是一片新墾地才好。可是那一片片總聯不在一起。一個星期過來了，一部份人早已發覺了。不過有幾個人的地上總是沒什麼成績。這樣他着急了。

——春風一天天枯灼的噙着鼻子。這天——在露天的山坡上，一個緊急的生產會議招集了。吳同志很早就走來，嘴裏，噙着那支鐵桿插上的煙斗，噴着藍烟，人們坐在草地上的梨樹下。曹同志把袖子挽着，到胳膊肘上去，肌肉突出露出紫紅色來。

陳同志伸着一隻腿，那草鞋上的紅纒像一朵花。——管理員擔着帶過花的腿幫子。

李中臉上的傷疤和那癩腳眼睛一樣瞪着，一個同志抱着兩隻泥手伸着絡腮鬚的嘴

巴……

首先曹同志宣佈了這個星期的突擊週，馬上他又說：「……」

「……同志們！我們不是要競賽嗎？可是現在有一個危機，你們看，有些人的任務總不能完成！……」

陳同志發言了：「我提議有改換方式的必要……過去的方式我覺得有兩個缺點：第一，沒有發揚集體的精神。第二，沒好好顧及體力調濟。要知道我們是突擊英雄，也不該是個人英雄的色彩，而且他能在顧及全體的原則之下……」

這樣辯論展開了。唾沫星子在每一個人的嘴上濺着。

曹同志和另外一個廣東同志，堅持着要等每個人開得差不多時，再去大家一齊動手。要是現在幫他，他做得太少，我們做得太多太吃虧了嗎！而相反的，陳同志他們是說一個一個不好，應當大家一齊來，用一種集體的力量來，一敵一敵的完成它……

後來吳同志他一個人從這一羣人中間站立起來慢慢說：「我贊成陳同志他們

的說法的。爲什麼呢？」他咳嗽了，他的兩頰泛紅起來。「拿我們自己來說，一個人拿一把鋤頭，在自己一畝地上掘呀掘呀，掘半天還沒兩三步，……唉！上面是藍天下面是自己，總之孤另另的沒意思，我說，我說這不是集體精神，我們在這突擊週裏，爲什麼不一齊來呢？一組，一組大家拉在一起。一，二，三，……一齊動手，一齊唱歌這多有意思，連任何一個人的汗落下來都曉得，這樣兩班輪流着，地老是被開着，鋤頭老是被用着……」

一陣掌聲拍起來。他興奮着兩隻眼有點轉動着。

「……同志們……」他的喉嚨裏流着什麼，顫抖着，「我一開始時，我輕視勞動，我想我是智力勞動，……分工，旁人是應該體力勞動的，同時我又嫌沉寂。我看書，……可是現在我知道了，我想起，……勞動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藝術，你看，高爾基就是從勞動者裏出來的。還，還，還有……有……」

「對，我們不能夠輕視體力勞動，……但是我們得克服「平均主義！」」陳同

志說。

「我的牛畝真好笑，我完成了！」吳同志誠懇的推開兩隻手：「可是我向同志們要求我再多開……」

曹同志擺着紅瓦般的臉，在人們所有每張臉的笑容裏，鏡子一樣喊：「同志們！我們是生產戰線的戰鬥者，我們要保證任務完成，——誰要不努力生產，就是輕視他自己，污辱他自己！」

會在早晨七點鐘的微溫的陽光裏完畢了。方式是改變了，這適合於突擊週的緊張時期了。

第一天——密洞的窗紙白起來，陳同志聽見一點聲音，睜開眼，他看見吳同志正從被窩裏爬出來，往身上穿衣服。從前他是要八點半鐘才起得來。還是爬在枕頭上，吸葉子烟一袋，兩袋，三袋，灰堆在地上，咳嗽着，鼻子尖垂着一滴鼻涕，搖着——現在他沒有，他起來拖着破了的棉鞋，走到桌子前頭，先去掀開昨晚看的書。

一邊翻，一邊叨咕着：「二百二十六頁……對！」然後他探長他那凸出的鼻，低下頭到書本上去……

半點多鐘後，外面一聲悶響，則過空開。然後他又匆匆的把書頁的角折起來，關上，跑出去。

他吃着小米稀飯跑了。一粒小米還粘在一根鬍子上頭……他去李中那裏說：「小鬼！——給那把鋤頭呀！」李中笑着，蹣跚那發霉了的石灰眼珠跑出來，一邊喊：「開荒囉！——開荒囉！——！」

灰色的晨霧還壓抑着X河的流水，他們已在山脊上了，——鎬頭「嚓嚓……」唸唸閃着白光，汗流着……等太陽出來，照着他們，第一組又是第二次來接着鎬頭了，剛剛下來的一組人，一邊擦汗去喝水，吳同志纏在第一組裏，他同他們站在一齊，兩臂一拉一落的，擱着那一塊塊的土。整個上午，直到十二點鐘，下午做

三天過來，他們突擊了三分之二了。

今天又在開齊，開着……當第一組上來換班的時候，曹同志張着手喊：「第一組的看生產突擊去呀！」

他們踩着掘過的鬆軟的土地，跑下來，大家圍攏着，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張油印的生產突擊創刊號。吳同志穿一着件紅絨短衣，坐在地上，把鼻子伸過來，輪着看，在那裏印着：「總生產委員會的號召，各機關學校，四月十號完成開荒計劃，並要求開荒，第一要地好，第二要深淺得宜，第三要快。我們準備了開荒勝利的飛機——看誰來奪去！」這是多麼使人興奮的字眼啊！吳同志看着簡直嘴闊不攏來。該他們第二天換班爬去時，他們中間的陳同志那樣喊：「我們要加油奪來飛機呀！」

大家一齊吶喊，搶去就動手。一鋤頭帶着柔笑。一滴汗……

四處荒山被那黃色發黑的新鮮土塊一片片奪去了，河水毫不疲倦的，這被碰一碰，那面彎一彎的在下面流着，藍天裏的太陽，漸漸的透出夏天燂解人的枯熱來。

吳同志扇了一把鬍鬚，從山上走下來，因為腿酸他落在後面，他一邊走，一面回頭向上望兩望，今天開的新地和昨天的顏色不同，太陽的光鑽進那土壤的下面，發散着生命力量。他回到寤洞裏洗洗臉。興奮的在床上躺了一下，按捺不住，又突然坐起來，走到那塌鼻翹的陳同志面前，搖着肩膀說：「我也是一個戰士，同你們在——齊突擊！」

陳同志笑哈哈的不答應，他依然那未緊緊叨嚙的說：

「對呀！理論實踐。」你頂愛說這句話了——還有你說過：只要是戰的藝術，一樣是武器呀！老陳！你懂我的記憶力怎樣？我一個字都沒有忘。都是對的，我真高興！」

離穀雨（四月二十一日）還有好幾天。第一期的開荒完成了。接着是開始了播種。

這些日子裏，吳同志手掌上磨出來的泡都好了。——微弱的手藝家的手，變成

爲一個勞動着的藝術家的手了。那手背是給太陽晒得紫紅紫紅的，他的臉也黑了些，雖然那長長的頭髮還是搖擺在那兒。吳同志一袋袋吸着烟吐着烟圈靜聽山下河水「咯咯——咯咯」的田蛙叫喚着。一面想着對面荒山上那一坳坳播過種籽的地，可是一個怪想頭格在心裏頭：老百姓都說今年天要旱！要旱？……在他腦子裏，旋浮起一個大大的疑問號，隨後他閉上眼睛「哈——」的一聲，把烟斗放下了，他站起來，他慢慢的朝窗戶邊走去，走去……「唉！」突然露過他那像塗了一層油脂的腦頸，他聽到一種聲音響，什麼聲音？是春天的，是盈滿欣快的。他趕緊屏息了下來，冷靜些，側着耳朵，果然，外面一陣「沙沙——沙沙」的緊響着，這是雨。從那濃郁的肥滿的黑雲裏，落下來澆着土地。他是那樣愉快，愉快使他的嘴張開，使他那樣有味的微笑着，那樣自然流露着低唱：

「開荒，A 開荒……」

馬上他却憎惡的停着發楞了。爲什麼唱它呢？那A字音多不好聽。補鑿補鑿

壓起來，蛙叫聲也聽得繁密了。他層層的在想什麼，想不起來啊！陳同志從外面剛跳進來，指著帽子上的雨水擔上去說：

「土地真要懷孕了，這樣一來！」

後記

從「五台山」之後。幾年來，一直不曾有過一個集子和讀者見面。並不是在這幾年間，我完全放棄了寫作，實在祇是受這許多條件底限制，使得編好的集子也不容易和讀者見面。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小冊，已經經過三度的改編，并費去幾位友人底多番的努力！今日，它竟然得以和讀者見面，不能不在這里感謝幾位幫助我的友人們！

這集子的編法，已經不是按照我原來的計劃；而是經過一些週折之後，由友人代爲補充和改編的。後二篇（「破壞」，「一個和一羣」）是抗戰動年的作品。「太陽」和「子彈」作於兩年前；而「陸康的歌聲」則是較近的作品。

年來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敷衍奔走，可以安靜地坐下來寫文章的機會非常少，

因此，這里所收的幾篇，也只是幾年來在現實生活中所見的一些人物底遺囑的概括的工夫，自知是很不夠的。

今後，只希望在讀者們底督促和鼓勵之下，能夠有較像樣的作品和大家見面。

一九四三，三月，劉白羽。